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外集目錄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卷一 襍文

綠漪艸堂外集目錄終

男式常校梓

緑漪艸堂外集卷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牒文

擬保甲事宜二十四條

一門牌刻板廠印州縣官捐廉發給不準胥吏索費（門牌年月俱須空白待驗後過印計日給發）其各都造具呈驗清冊及保甲工食之費由紳耆量給或其地向有捐積公項或殷實臨時樂輸否則酌量費之多寡照家貲田畝均輸極貧者免動用之後懸單本地示眾并將捐數用數每歲具稟報銷一次互混侵蝕者準稟本管官訊究

一甲內圖內應用公項紳耆集眾籌備或量捐或均派總須懸單具稟已杜浮冒

一保長甲長什長（鄉俗已十家為一牌謂之牌頭）聽各都甲董事紳耆選擇舉報其逐年更替與否不拘

一每都統十甲擇本地公正紳耆二人督率保甲稽查如地方廣遠二人不能徧查聽另舉紳耆相助或舉已相代

一州縣官選派紳耆先向同城各官紳索開名單核察同異其有疑者須向開單薦舉之人再三核實并寓保舉連坐之意庶不至輕率冒昧每歲將選派之紳耆履歷年貌住尻開明詳報

一次次年或仍舊或更換不拘其人總須實心實力能勝查辦

之任．不取備員充數．如才力不勝本地又無可更代．準其倩鄰都司事幫辦．其長充司事有功者．三季一敍．九季三敍．爲成品官．加級．舉貢各照本班儘先選補．國學生及文荃生員給予八品職銜．耆民給予九品職銜．無實效者不敍．有劣蹟者如法案究．

一保甲聽紳耆指使稽查．保甲不力及作弊者．準紳耆稟官革責．如紳耆作弊．非情勒逼保甲者．亦準保甲具稟質訊察擬．庶不失上下相維之義．

一紳耆保甲．捕風作影．稽查不實．及挾私傾陷．質訊無確證．如無事實．卽須鄰里多人爲證確據者．紳耆屏退．保甲革責．若有圖財詐賍情事

如法案究

一古者兵民不分兩途農忙務農農隙講武故能守望相助强暴無侵即嘉慶以其鄉民多習武備今殷實子弟率多閒游婾惰可令甲內分團學習弓箭鈀棍彈弩夯躍鳥鎗各般武藝平時可以逐捕竊盜有警可以保守鄉里

一兵器如鳥鎗刀矛舊有禁例即一時權用必刻名器上事後繳官今聽民間製備防患仍於某器刻記某名責成董事紳耆保甲稽管去簿登記不得賣與匪類不得私用行兇其不知會紳耆保甲私製者即係匪類去即稟究

一大盜巨竊逃兵悍卒糾眾搶奪者去即械送重辦拒捕者格

殺勿論

一防禦盜賊之法或巡夜各就地勢相聯絡不拘人戶多少每夜輪派二三人巡更或設卡就各圍之來路去路設立卡房輪派巡守盜賊自不能入境若大股寇賊來犯自須憑險築寨建堡各保寨守望相助方能拒禦是在紳耆之識時務尤在紳耆之相機宜有備始能無患

一鄉鄰被竊必待稟官發捕則賊贓俱已遠颺捕役奸弊多端尤難靠其緝獲今鄉甲各圍內可揀鄉勇兼習捕緝之法若登時緝獲即將竊賊贓物一併送官訊治但賊憑贓定須有眞贓確據不得含混爲辭致滋誣陷之弊

一街市稠人雜處匪類易藏又有痞棍包庇尤須嚴密稽查江

邏渡口夜須飭舟子謹慎渡接夜黑人衆必須呼火辨聲

一鄉人一犯劫殺便成巨案纍及戶族凡鄉中聚族丁多者其戶首須各告誡鈐束以息事端

一查出邪教會匪夜即送官訊明解省梟洩其與倉文昌觀音等齋安分守己幷無符呪邪術者不問夜不得駁會傳徒必取具戶族里鄰保狀

狀式具保狀戶族某里鄰某實保得某人素與觀音齋實無符呪邪術幷不聚會傳徒日後儻經查出甘愿坐罪所保是實某年月日某某立筆押保甲夜別名於內此狀存紳者手夜簿載記如衙門稟案聽官弔核

一窩竊賭博私宰等項其未犯案者先予自新取具本人戒約

約式夜戒約某人緣素不守分學好以致犯窩竊等事今奉上憲飭令本都紳耆稽查自知愧悔央戶鄰某等出保幷親具戒約儻不悛改再經查出任執約稟上究治懲某某年月日押同肯

幷里鄰戶族保狀

狀云錄悛內某素狙

窩竊等事令奉上憲飭令紳士稽查自知愧悔央某某等耽保去約承戒儻日後仍蹈前轍某等甘愿坐罪餘同前藐抗
不具戒約及無保人者送究自新以三月為限逾期不變者送
究。

一喫食鴉片戕身耗財大干禁例。近聞鄉邨俱徧。實堪痛恨。今
姑與自新。與窩竊賭博私宰一體具約取保。以三月為限。逾期
不戒者。稟官拘訊照律治罪。其藐抗不具戒約及無保者。即時
送究。

一痞棍恃強逞橫唆訟包攬有實蹟者稟究。無實蹟者於呈驗
清冊中。注載何項不法。以便查拏。

一鄉邨惡俗如花鼓輭索諸戲。計僧用銃礮及凡有關人心風

俗者皆當禁革。

一風俗日澆人心險詐。尤好爭訟忿不顧家。其愚可憫。其慢可恨。該紳耆當力爲化導解釋。使井里雍和和氣致祥。自弭異患。

一風氣日侈踰分耗財。凡婚喪賓祭飲食衣服惟事鮮華不顧體制。以無爲有以虛爲盈。不守舊規不安本分。該紳耆當自矢儉樸以身率人。凡有僭踰力爲沮抑。惜財可以縣世惜福亦以消灾。

一造具呈驗清冊每年以五月十月爲率。初次於有業良民冊注何生理外注明各不[illegible]等項。幷具戒具保及未戒未保字樣第二次注明已戒未戒字樣。以便核辦。

一司事之紳耆及保甲因保甲公事內具稟呈冊書吏門印不準索費若解送盜竊痞匪隨到隨訊差役不准索費

一規條所已言者究於實力奉行所未言者亦可從心通變總期有利於民不至害民已利己為助於官不至假官已濟私則可已美教化遂風俗斯不負 聖天子教養化育之恩於紳耆有厚望焉

擬諭牧令四條

保甲鄉團之足已禁奸善俗前人論之詳矣而所已不行者其端有六怠廢者不行因循者不行畏紛煩者不行恐生事干譏者不行枉任之日不久者不行而皆藉口于任事之難於得人

廷滋紛擾遂曰堅持其不行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要駕之馬踶弛之士夫在御之誠求安在使賢良進退賴吾之操縱謂難於得人而不行者因噎廢食之謂矣且所患於不肖者謂其假公詐索也其人實使犯法之事欲詐何自而加其人而有犯法之事受詐亦非所惜受詐之事小而犯法之事大也此理易明無爲常談所蔽察識者係之可用與否在乎日留心訪問而臨時搏詰于衆互證參覈亦可得實即其誤用何難即時更換

今人聞人言一法舉一事輒動色曰恐騷擾此亦常談之習焉不察者也如非國事非民事而已已累民是眞騷擾矣若爲民興利爲民除害亦得謂之騷擾乎數十年來官與民皆相安於

無事未嘗稍有更張略加整頓可謂不擾矣乃令而受寇賊之擾竟將誰歸豈天實爲之乎惟其不欲擾所以至於擾惟其太自安所以至於大不安也承平日久委靡成風惟思一已之倖全置

國計民生於不顧大都然矣然至今日欲倖全而難得欲自安而不能曷若振厥精神勵實心以行實事成否利鈍不必豫期果其賢能者有勞績天地鬼神鑒之天下後世知之不能漫也願與諸牧令共勉之

遷調無常居無多日本難集事然但盡吾心力之所能到而不必有瞻前顧後之思職思其居居一日便當盡一日心力也況相勤以誠甯必他人之異趣不孤者德可冀來者之踵行賤

自己負一日之徵行一分民受一分之益固不必居成功亦不必操全勝也職司旌別頗辨賢奸亦曲體乎人情不稍拂於公道如其才地相宜利興弊革才資保障豈輒更逡然殿最必覈所爲所爲必覘虛實

鄉團保甲各條粗具大略其中之尤有便利此外之尚有興除在能者之變通盡利總期於事有濟於民有益公而非私實而非僞固可不拘守成規也疲茶者加奮興躁急者否輕率發之或嫌於驟事之或失於耑而皆當甄察機宜方毋貽誤章程本局一分存縣備案照刊多本家喻而戶曉之勿惜些微費也

鄉團九條

鄉團之難興自苦無費然而欲美服飾有費欲精肴饌有費欲修車馬僕從有費修建佛寺道院有費迎神賽會有費演劇鬧鐙有費下至鴉片賭博皆有費又不知其費何所從來而出之殊易易也今爲去一鄉團費而不甚費之法稍節已上諸費而爲之即足舉事是取諸其鄉本有之浮費而無損於其鄉也斯鄉團可舉矣

鄉團之法不簡便則不能通行不能經久查各處議團必設酒會議至再三團未成而費已耗矣及至議成又必將團丁養於公所給食或且給錢於是辦事供事動須多人爲費乃不貲矣且大餉養兵募勇所揭歷不遑者而能行之鄉曲乎夫鄉團者

無論富貴貧賤皆當同心齊力，才是敵愾同仇。費則量取於家貲，丁則偏徵於編戶，如家實無丁，卽召僱工替代，而孤寡單弱不與焉。如必泥於富者出財、貧者出丁之說，則貧者已保富爲挾持，富者已藉貧爲疑慮，參差出矣，安得成團。若貧富一律出丁，則共苦同甘，無所藉口，此派丁簡便之法。

各州縣皆分都，都分甲，或分區，每甲每區視廣狹而自爲畛畔，自相聯絡。團練貴合而支貴分，如大團可得二百人，便須分爲四小團，餘已類推。小團練熟，再會大團，或小團輪流往大團公所練習，則大團無停歇之日，而小團有休暇之時，尤于農丁甚便。至練習不必延久，每日必須片時，行之久遠，自能純熟，如此

則相距不過在一二里之閒，頃刻而聚，頃刻而畢，既不曠工，毋須給倉，此練習簡便之法。

拳勇技擊家數甚多，精能匪易，必需歲月，而鎮營所用銃礮之外，惟用刀矛，民閒棍法，有通于兵家槍法者，卽可用于長矛，總以防護緊密轉掣靈動爲主，如不能得高手爲師，卽檄回鄉勇，大稍知營陣進退强弱情形，工未必巧，價則當廉，然卽聘高手一兩月後，稍得其法，便可由團總會操，是在善學，不在善教，外如跳躍飄石等法，久習自精，便他謬巧，此師授簡便之法。

不設局，舊丁便須給發工倉，其爲省費者大矣，惟器械須費，器械以火器爲尤費，至刀矛耙棍（今鎮營呼杪子，非古之矛製），所費無多，卽竹

矛尖復可用，然火器可及遠，可變多，可壯膽，可鼓氣，鳥銃擡鎗之外，如火毬火箭噴筒之屬，皆得急放，如郡僻難備，則藥包灰罐，在所必儲，此製器簡便之法，此謂風俗于春節時賀放花爆爲戲而噴筒火毬等大與花爆同觀，易若會彼爲此，又訪問鄉間好影戲花鼓採茶輙索諸戲押褻無狀，傷敗風俗，兼恐招引外來匪類，今當一切禁革，即可以其費助製火器，

地方腴瘠豐歉不同，故設簡便之法，以期通行而要諸久遠，非謂團練之能事盡於此也，如其憤發忠誠，實心報　國，或捐製器械分給各鄉，或招集義旅助爲堵剿，其費既實用之可核，其功亦衆口之皆同，自登保敘之科，無忝酬庸之典，若全無實際徒事鋪張，所補未有分豪，所得便期尺寸，撫躬自問，於心安乎，

則不如循偏僂之法行於鄉閭猶不失爲善良也

團練必識地勢須明賊蹤地之山鄉水鄉賊之由上由下情勢不同機宜自別山深徑僻之區利於扼要設伏賊來我隱賊去我追成算在胷庶不致臨時罔措若濱江一望平夷毫無隱蔽勢不得不併邨築堡合力守禦且遵奉　上諭申明堅壁淸野之法尤當遵照辦理速覩成功惟守堡與守城無異必須合力同心尤須眾堡環聯互相救應否則勢孤力微如其眾志成城雖捌舉無難集事矣

鄉團遠近齊興技力俱有可觀然後講聯絡策應平時於十里內外會團巡哨以壯聲威以嫻行伍行之既久卽可起疲爲健

轉弱為强各挾所長爭思一試與向時之恇怯者迥不侔矣其氣直可滅賊而何有土匪與逃賊之區區哉若不從各小團練飄而遽集大團恐只虛聲無裨實用

四境之鄉團齊舉則遠近層壘皆為城市官府藩籬而近城之鄉尤資呼應捍衛然城堞垛口縣多守禦必資眾力惟募勇有數難集諸五方多非土著無身家妻子之繫屬最易離心一也人非同類良莠不齊操練之時有限餘日皆事佚游必至為非作歹二也即其始費尚可籌其後何以為繼廩給一停不待聞警而潰矣三也故召募者或以費絀而撤或以風鶴稍平而停及警報一至又行招募前功盡棄迭見紛緐再四籌維守城大

用鄉團之法方能持久在城紳庶吏胥家可出丁練習夫只片時不妨本業則無須另給口糧省人守城婦女皆登陴執事何況男丁豈在城之民人無固志而外來之募卒轉有固志乎州縣額設民壯原爲守城之用且查大州縣吏役合私僱往往近千差遣之餘大抵皆閒居安坐正可精選訓練轉游惰而爲精彊其或稍給工資或間加旌賞俱在本官與士紳籌備行之如得當爲成例經久不廢即爲各州縣之土兵乃長治久安之策柰何誑事補苴也

外府州縣距省城甚遠一遇緊急申報請兵往返動需時日勢無及也不籌常設土兵之法何以濟事然土兵雖較募兵

爲省費終須歲有常支城邑者邑之首領四鄉所繫牧令當與合邑紳庶籌備經費或勸捐田產以租入爲每歲量給工食之資則可期久遠而兼杜侵漁實辦實效則紳庶斷未有不爲一邑計者

城市練有土兵平時兼可爲救水火捕盜賊之用亦可分遣精銳者教習鄉團爲用多矣

保甲七條

保甲法刱於王荊公安石後之行者最著於王文成公守仁荊公之法本周官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之遺而其用意在能募兵用民兵以足國而強國而同保之犯強盜殺人

强奸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者責保長以糾察舉發以禁令苛急所用非人奉行不善故致民怨衆謗然行之十有五季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得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其他爲未嘗不可觀也陽明之法卽今所行十家牌其用在緝竊盜禁奸慝息詞訟而要之以厚風俗興禮樂爲家之大指如此

本朝于清端公總督直隸申明保甲諭曰編查保甲團練鄉勇之法無事則稽察盜賊以遏亂萌有事則相機救援防禦堵剿不動支糧餉而兵足不調撥官兵而賊除兵農合爲一家戰守不分兩局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於此者則王

荆公之意爲多。夫以其時方臻殷盛風俗樸厚民知嚮化無流失敗壞之患。故但爲民治盜賊也。而團練保甲之實卽一事彰彰明矣。今門牌編戶之法猶存。而法外之意盡失。卽法中之條文不行。其或謂查禁之事與團練無干。不知天之生人。非別生一種賊匪。其始固皆良民也。父兄無以養無以教。聽其放蕩則成流民。官吏忽細微尚清淨。聽其攘竊則成土匪。及其嘯聚成羣抗官拒捕則成逆賊矣。故賊匪者乃地方官吏之優以容之養以成之者也。而又何尤焉。坤之履霜慮堅冰。姤之制陰用金柅。古人防微杜漸。必察之於未發。而弭之於將萌。今以民俗之緐。顯然作姦犯科。而曰此細故非急務。未知其所謂大且急者

抑况何等。總之不離乎因循闒茸者近是。昔賢良㳒美意具在。顧與有心世道者講明而力行之。

陽明先生申諭十家牌㳒曰。編戶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案冊處分。要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甲內習爲竊竊及諸不㳒等項。官府爲置會舊圖新籍記其姓名。果能改化者。則除其名。境內盜竊。令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並治同甲之罪。蓋古人門牌之㳒不專重在牌。而實重在冊。以冊中於不㳒等項注明。此出者保之公言。日後其人犯案。卽可知其人之本爲良本爲莠也。今行保甲者。僅發牌懸於鄉人之門。而在官無稽查之冊。

是陽明所謂徒成挂壁之虛文者也。且牌惟宜於城市。以五方雜處。遷徙不常。故須懸牌以驗虛實。若鄉鄙人戶。昭昭閒有更換者。保豈有難知。直可用册而不用牌。今之所謂牌者皆廢紙也。

鴉片之耗國敗家戕身。眾所共知者。律法昭然。典刑具在。京報屢見查拏。豈有開禁之說。其近年未及嚴辦者。緣恐承辦之官吏胥役藉此騷擾良民。且飄意徇欲之徒。因寬大而益加縱肆。染者不戒。戒者復染。甚至衰老之年。從新學習。一室之內。婦子相傳。其身骨露神銷。疲癃無用。其家則醫瘡剜肉。典押皆空。富戶轉瞬而為貧民。貧民轉瞬而為盜賊。然其一身一家之私自

外生成其爲撇敗夫何足惜獨其以億萬之金幣悉輸於外洋而不爲好義急公之用致可恨也此次保甲之行州縣官當飭董率紳耆勸諭禁戒其不遵勸諭禁戒者著紳耆具稟并注明吸食鴉片字樣於稽查清冊內登案以便提訊究辦其父母伯叔母兄呈送者察實照律究辦其鄉郡小市販賣之人開設之館尤易藏匿奸匪立即查逐抗違者稟拏治罪

民間蕩產傾家半由賭博其始由殷富之家藉此銷日子弟遂亡而效之且以爲獲利之具矣無賴復習而精之且以爲謀生養家之具矣其賭痞設局誘人千方百計雖至親骨肉俱所不顧至於工作匠人佃戶皆誘與賭其身價佃價皆從賭帳除消

在其人豈不以爲得計。然恐無此天理矣。訪聞近日鄉郡僻地工匠小廝。往往皆有賭局。可謂敝壞之極矣。然總由地方官失於查辦。故小民皆目無法紀。嗣後除地方官親自查究外。著稽查紳耆查實勸諭禁戒。取具本人戒約。幷鄉里保狀。其抗不遵戒者。悉於清查冊內注明賭博抗不遵戒字樣。一經查拏得實。照律究治無徇。

敝俗耗財以鴉片賭博爲大端。而會匪之查禁不待言矣。惟一種持齋祭會。幷無符呪邪術者。不得影射牽累。但當禁其聚會傳徒。以杜其漸。他如窩竊私宰痞棍。皆爲民害。及一切狎褻之戲劇。傷壞風俗者。皆當飭董事紳耆保長舉發禁革。各處風俗

弊病不同不能一律但凡有關風俗人心者各地方官諸紳庶禁革之無庸一一詳也

凡相沿之弊犯者太多須用陽明法予以自新先取戒約保狀限以期日只必取藐抗者懲一警百則法令自行世無不能革之弊也

古人之用財也日用飲食有常經不敢稍過冠婚喪祭有定制不敢稍踰大夫士庶有定分不敢稍僭而又儉於自奉凡事撙節常使有餘固無浪費亦不妄取也今則不然不必大賓大祭而一饌之費幾至萬錢卽至輿臺隸役而一體之衣動盈百兩其餘可以類推然而 國課不完債負不給仰無以事俯無以

奢者比比然也於是百計以攫取他人之財而罔心害理有所不計矣此民生之所以日蹙民俗之所以日澆也原其弊端祇在奢侈而奢侈之弊有出於其人之性徇口體耳目之欲而不自節制者有迫於世俗所尚不得不爾而隨波逐流者迫於世俗則奢侈非其本心然亦未嘗學問之故夫事以禮爲準則遵禮而安得過奢人以分爲範圍循分而安得過侈人固可以已之遵禮循分矯習俗而奈何轉爲習俗所縛束乎積習既深下流忘返不加裁制豈有轉移先奢去甚以漸而密將湻樸之風挭難復覩是在賢牧令與鄉紳耆之化導矣○凡人之不應自受而自受不應使用而使用不應有而思有不應得而思得皆

是不循分至於名利之途驟發之財不能久享何況巧取倖得之祿不能長保何用妄思知此方可與言循分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言賊民之興由於無禮無學也今之學者爲制舉業所困敝而實治舉業者之自取困敝蓋舉業本須才識兼具必積學以成之而科名者聽諸數與命得之則稽古之榮不得而吾學固自在也乃不於學之求而但於名之求且鹵莽躁競以求之已爲不能安命循分及其不得而所學亦不能名一業成一藝則兩失之道也攷昔人讀書之法既冠方令作文爲此之日皆專功於經史今入塾未幾便令作文應考而經書已廢故童試中之能背誦經書者甚尠如此則安

得有學安得有禮其弊在父兄與師長之欲速見小利不曰明理達世務期其子弟而第曰弋名獵利期其子弟試思稱神童者何嘗皆有成就少年登科者何嘗悉至卿相乎守弇陋者制藝曰外無一束之書尚博覽者又泛濫無歸而不適於用此學術之所曰日敝也學術敝則安得有人才人才敝則安得有風俗風俗敝而安得賊民之不興故欲治賊民必正風俗欲正風俗必儲人才欲儲人才必端學術有斷然者各州縣牧令敎官皆有整頓風俗振興人才之責月課季課書院課常與生童相接其止評閱時文已乎

捕蝗事宜

竊蝗之爲患甚大史不絕書捕之爲法綦詳事豫則立歷觀前
載有先事豫防之法有臨事力捕之法有後事慎持之法尤貴
因地制宜隨時策效專責成則無推諉行廣遠則無漏遺其大
較也邇者蝗患方殷須捕甚切規條刊發文檄頒行而州縣未
盡舉行鄉閭猶懷觀望初起既失於撲滅後此詎患乎蔓延欲
籌其宜請言其弊買收蝻子法本爲人然今以野之害而謀於
城則寥闊不切捐有數而蝻無盡則博濟之窮捐錢者不皆有
田雖施易倦掘蝻者無非爲利難得則休送蝻之民多近城而
遠地弗及掘蝻之民多無業而正農弗爲但以聽弋獲俾得之
民安能收通力合作之效其奉行故事畏以塞責又通弊也且

夫患之當防不止在掘今冬入土之蝻尤在禦明春出地之蝗今之掘蝻偶然嘗試旣畫一之條旣其凜之章人夫必其不齊器具必其未備或本地驟遇蝗出或他處忽有蝗來驟能禦之嗟何及矣故以事勢論之掘蝻雖先事之圖而視於旣形者其道難禦蝗實臨事之要而制於有象者其功倍至鄉民皆知禦蝗之法則掘蝻之事亦所當知而不待上之董勸矣愚以爲以官爲民籌治蝗之法不如使民自籌治蝗之法以官爲民籌治蝗之費不如使民自籌治蝗之費夫種田之民即不計賦與租不能不自計一家之食聞蝗之所過鄉人皆咨嗟太息多醵錢作醮以爲祈禳故使民治蝗實因勢利導之事而籌治蝗之費

者或罰錢或議加漕皆弊竇叢生民所不願然則祈禳樂於輸費驅除亦當樂於輸費查近年鄉團之起練習雖無實功而會食製械皆鄉人按田按穀自爲科輸團事雖停往往尚有贏餘之費令如令其以辦團之法治蝗則段落經費人夫三者皆有現成之械無難倣而行之然而民不自爲舉行者以鄉都不皆蝗所經過又惑於以蝗爲神不敢捕治且只聞收蝻之令未聞責民治蝗之令勢不得不處於旁觀也爲今之計莫如停城邑收蝻之令而以掘蝻撲蝗之法行之鄉野而責成於州縣官專州縣官專責成於四鄉之保甲紳耆令其分段辦理嚴失治之條優得理之獎保甲不力州縣察懲之州縣不力上官舉劾

之責成既專庶務自舉汝懷愚以爲陸南向無蝗患一旦羣飛而來未必僅成假道履霜凜堅冰之思金柅繫柔遵之牽安得不慎始以慮終防微而杜漸鄉閭各處鄉邨情形不一有心者事權不屬無識者議論甚繁必得憲臺頒發文告條規俾遠近咸有遵循庶蟲孽俱歸埽蕩不揣愚昧謹將祛惑儲費備器集夫事宜條陳於左以備采擇俛乞裁正施行不勝冀幸之至

一除蝗必先祛惑詩經明言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又言秉畀炎火不聞以害稼之蟲爲不敢毀傷但云田祖有神不聞以蟲爲神唐太宗吞蝗姚崇捕蝗四十萬石而蝗不爲災史冊昭然何乃惑於邪說如鄉閒有持不經之說阻撓捕治者擬照妖言惑

衆律究辦。

一除蝗夫必祀神。先農之神都社之神皆在當祀。其專司捕蝗之神。則有劉猛將軍。鄉閭可於廟宇公所設大牌位。紳耆率衆虔誠祈禱。神必佑之。

一除蝗必先儲費。查近年鄉閭團練。皆按戶按田按穀按資自爲科輸。最爲公允。即可倣照行之。團練猶得藉口於貧衞富。而蝗患則貧富皆均。尤當踴躍輸將。其弭災害。如有推諉不從者。該地公同稟究。其或境內舊有公費。或殷實加倍樂輸。皆聽各鄉自爲籌備。

一除蝗必先集夫。鄉閭先分段落。必在二三里內。旨便聲息相

通。一如辦團之法亦可即謂之團平時捕蝻可從公費雇人爲之或用收買以省工力。若飛蝗大至。則各戶除老弱外。皆當齊往。如本團人力不足則鄰團酌往相助勿分畛域。

一除蝗必先備器。如溝埋之法驅捕撲捕之法。伺其停飛。兜捕撫捕之法油灑禾葉之法火引撲埋之法。俱需器械。如鑼鼓大旗銃礮長篙短篙鍬鋤火把火罩之屬。皆從公費預爲製備免至臨事失措。然宜平時講求演習以臻精熟。

一除蝗宜準古酌今。所有蝗蝻來由種類及捕蝗故實。責人成法。各州縣官吏須彙刻成編。刊板多本徧發鄉都以資攷證。然今昔或有不同亦不妨變通成法。只期於事便利。不必限以一

俾鄉人豈無明智正當精思而切究之

一除蝗宜因地制宜山鄉水鄉蝗至未至皆當分別辦理其蝗所未過之處無蝻可掘夫宜豫籌公費製備器械以防蝗至若託冀蝗不入境全不設備以至被害者定行按各保甲及團長究辦四鄉各分團辦理惟近城山多田少之處須歸城內籌費辦理

一治蝗須杜絕弊端官吏爲民除害豈得要相擾累如鄉間自捐自辦不煩官吏督催斷不容差役下鄉需索若鄉間延玩不辦勢不得不委員飭差察究豈非自貽擾累又如保甲只供團頭指使奔走知識無多原須團內公正紳耆爲之董率訪聞鄉

閒甚有不肖之徒。藉公侵蝕。壟斷一鄉。彼不貽誤公事。殊堪痛恨。除密訪查拏外。準團內稟州縣官申詳究辦。

甲寅重議鄉團

一鄉團之舉。屢奉　上諭。煌煌各憲示諭。章章。自無知造爲招事之說。以致作輟不齊。其實祇是吝費惜力之故。今觀土匪乘機竊發。四處驛騷。里中希保無虞。豈豈夾免羅滋網。豈非肴季團練清查稍爲有益。團之興廢利害昭然。所當共勉。

一甲內舊分仁義禮智四團。各歸團內公所延師練習。費用較鉅。今四團併歸汛寺練習。今延教師較爲省便。俟稍嫻習。卽由團總會操。以省浮費。

一四團各有數十人先輸日分習日免擁擠喧嘈迨會團較藝則四團齊集或分或合聽團總團長酌量變通

一四團挨次分日操習值日日號礮傳齊日八刻十二刻爲度過時願留久習者歸家合伙私習者聽計一月之中每團祇操七日每日祇操片時既可省飯食亦不曠人工只期有恆勿圖速效

一操習日長矛火鎗爲主或分或兼聽人自愿其各般者藝各種火器徐待增添簡便則人易從積漸方能持久

一每季團費係按畝均收業佃分多少派出其丁壯亦貧富粗秀同科誠至公至均之道茲要費出願輸丁由戶派出財不皆

富者出力不止貧人尤爲平允望我境內齊力同心一切私見閒言請俱收拾毋擾衆心

一肯奉各上憲示諭團規阻撓者已通賊論至爲嚴切而不肖之徒頑梗不化不時造作謠言今如仍有其人公同稟究徇庇者罰錢入公

一此次團事既不費錢又不費日委實無可藉口如仍傳操不到團衆齊集其家理論儻不服理公同送究

一四團雖捐穀貳千有奇祇已備用俱存各家除添補器械子藥各抽取什一之外不得藉端開銷日後儻有不虞方議支發傷者給湯藥四串重者八串偶不幸者給木材八串䘏家四十

串若臨事避匿不到者罰錢如傷命之數逐出境外

一欲禦外侮先淸內奸境外之匪必由境內之痞句結而來大由煙賭之窩囤聚所致查各處劫搶之匪大抵皆然故凡賭窩竊窩煙館私宰皆匪類叢集之區當協同保甲嚴查稟究

一竹木菜蔬魚鴨之屬皆農家各自培植畜養無賴慣行攘竊甚或偷拔青苗撥割禾秈種種不法到處有之即挖竊劫搶之漸令凡遇有竊失之事團總團長協同保甲挨戶搜查稟究以息澆風

一古者即農爲兵自爲守護有事不煩徵調無事不廢耕故能卽戎禦侮轉弱爲強今團事既興總期行之無懈即承平無

業尤宜安不忘危勿以風聲稍平輒行停止惟農忙暫息不得遂廢而棄前功斯久安長治之道

擬勸諭捐輸團練示

爲勸諭捐輸團練淸查匪類以助　國帑以安民業事照得粵匪騷擾以來時歷四年地連七省皆由到處土匪附從之故土匪之多皆由貧困之民失業無依之故貧困之多皆由惡俗侈蕩浪費耗財之故而州縣之不能禦賊除匪則由城鄉不能力行團練保甲之故城鄉之不力行保甲團練則由人戶媮惰慳吝之故且一聞警報或由近徙遠或由城徙鄉獨不思流寇無常遠詎可避城池儻失鄉豈獨全流離失所何有田廬擄掠相

加安存財帛爲若在　城守城在鄉守鄉鄉以衛城城以衛鄉省遷徙之費爲團練節　浪耗之費爲捐輸上以紓　君父之憂下以奠室家之業志固氣雄則百爲具舉心同力合則外侮何虞本縣問俗有年早知利弊下車伊始彌切振興興利没爲爾興惡習没爲爾革勞績没爲爾　上告寃抑没爲爾直伸所有團練保甲幷捐輸章程另行刊發皆稟諸各　欽憲大憲爲　國爲民之至意務毋忽視利在速行切切此示

催辦鄉團保甲示

爲催辦鄉團保甲幷發簡易條規以期速行事照得粤寇滋事以來遷延已經五年流毒及於數省疊奉　上諭飭舉鄉團至

爲嚴切，今除著名數處確有成效之外，率皆顢頇了事，其弊約有數端，所宜痛自懲儆。州縣官以爲鄉都曠廢毋益城廂憂虞，只切於一身，志慮未遑於四境，又未嘗不以少一事爲省煩勞。不知城市爲鄉都之頭目，鄉都即城市之手足，手足失而頭目安有自全之道乎。如與四野皆團聲援聯絡，賊且望風卻退，城鄉皆得安全，不此之恃，而惟事請兵請餉以爲衛護，計之左矣。徵兵不如募兵，募兵不如土兵，此不刊之舊說。誠以土兵者，凡本比近人相繫屬，力作之暇，並事兼精，不資儲養，毋須耗費，實寓兵於農之遺法。故鄉團之成功，在合大團以資策應，而鄉團之初起，在分小團以便練習。地近則時不曠而事不紛，法簡則

費不貲而人不憚也乃辦團練者率曰募勇設局爲能事丁則湊合捱頓不相聯屬一驚而潰費則徵求無藝孰知變惜一擲而盡事難刻期何曰爲繼覆轍具在所共聞知顧明知其無益而必爲其難不爲其易爲其名不爲其實者謂非此不足曰飾觀聽而兼爲牟利邀功之地也夫逆賊披猖神人共憤凡在踐土食毛之倫靡不當枕戈曰厲同仇乃至曰衆輸之貲塡貪婪之欲謬國事之大爲冒濫之捷徑不知人心之欺詐一日不息則殺運之慘酷亦一日不息明有顯戮幽有天誅豈能逭乎天之生民本無不善惟其失教失業曰致佂舒犯科近日動稱土匪之多其實百十成羣者不盡狡焉思逞之兇徒大半因飢乏

而輕相挺和。亦緣有司禁令久不及於鄉閭。故小民常無忌憚。然輕重無分輒罹大辟。夫子張子所謂不教而殺。孟子所謂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者也。此亦牧民者所當深念。已至於風俗之澆漓民間之靡乏。其事相因。愈靡乏而愈澆漓。亦愈澆漓而愈靡乏之。當其殷盛之時不知節嗇。嫁娶喪葬燕會衣服飲食僭分踰制。古樸失而浮侈日增。特力亦倦於供輸。何況一家有限之產。而不肖子弟不事正業。惟知浮蕩耗財。而賭博洋煙尤為破產傾家之甚。及家資蕩盡。乞不得則竊竊不得則攘。土匪之多大率由此。故今日者欲平賊先安民。欲安民必禁奸慝。而正風俗。風俗正則浮侈除。浮侈除則資財裕。資財裕則人民有

賴而匪類可轉爲良善此理勢之必然者當軍務孔亟之時而爲正本清原之說或且目爲迂遠然試思財日匱而民日窮俗日敝而民謠肆其由民而匪由匪而賊者如水之滋如艸之蔓恐匪不勝誅而賊不勝討也肯此民閒狃於故常謂賊或不至至或無害故吝費而憚勞又畏賊如虎目爲鏠不可攖不如順從已冀僥免今賊至矣受害矣順從亦不免矣甚至已三四賊入江都而封倉封船聽其所爲矣及賊桑敗又羣知賊之可得而殺了無足異矣且一經創痛之後應有懲毖後悉之思舉修者可已返樸繁巧詐者可已返篤實實人心世道一大轉捩之機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某等無德無能忝竊祿位

上不能紓　九重之軫念下無以解四境之顚連日夜焦思實深慚媿計惟有與賢牧令及百姓滌除舊習改絃而更張之或於平賊安民不無小補茲定保甲若干條團練若干條悉本前賢舊法皆要以簡便易行以期於速辦而行之久遠若猶有視爲具文而不行者則實各州縣及紳庶之不爲　國家出力也

綠漪艸堂外集卷一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外集卷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牒文

擬積穀示稟

爲勸捐義穀事案奉府縣札飭勸捐積穀以期藏富於民有備無患洵屬意美法良本年穀價騰貴四處空虛幾於無可市買頓稍存倉穀及紳商捐貲買米儕給與平糶減糶兼施始得儕濟艱難民間經此一番創懲必私相約爲善後之計切身要務豈待他人之爲代籌查湖南積穀之邑頗少惟潭邑李肯縣於光豐之間勸積義穀四萬一千餘石建倉存貯生息平時

既得通挪。目資不足。今歲尤賴斗石。以濟方飢。十年以來。成效可觀。聞各鄉有二三里中積穀至六七百石者。日紳耆多公正之人。故收放無耗失之弊。無如良莠不一。往往管者侵吞。借者拖欠。匪徒瞯義穀爲欲壑。懦民視積穀爲畏途。不知種種弊竇。由在鄉未有歸聚之倉。在城未設淸釐之局。未及年清年欵。故愈積愈案。愈案愈淡耳。今勸爾紳耆軍民人等。仍照先年舊案。分甲分團。每畝捐穀二升。業主升半。佃戶半升。有倉卽歸舊倉。無倉卽行補建。着保甲將田若干。捐穀若干。及花戶姓名。造具淸冊。稟帖由新設義穀公局。彙送批準。存案。其收放生息之法。俱照舊規。或該地實無公正紳耆管理。卽可歸倉封固。不圖生

息或猶慮擾累即可寄貯城內社倉亦爲分別存案總之曰官養民不如曰民自養臨飢圖食不如未飢早圖務宜踴躍爭先不得藉端推諉至舊穀控案紛紛已經案結清還者不下千餘石其未清者立即訊判勒追劃清舊存若干新捐若干曰憑申詳府憲事關至要毋等泛常致干未便切切此示

條規六則

一鄉閒向有義穀義倉其無倉者從新建置倉之大小視穀之多少爲之若穀石不多或買現成板倉或造土倉工費較省此任各鄉司事估工醵費按畝輸錢實捐實用懸單倉壁併稟報存案

一鄉穀歷年不清由城中未曾設局清釐故久愈轇轕茲擬籌備經費每歲計得息錢百餘串已九十兩月設局擇司事經理各鄉保甲詣局報銷事竣撤局庶年清年款不至拖欠

一義穀義倉民捐民管不假吏胥之手已杜需索之弊所有稟帖由保甲送總局司事查核轉遞於鄉農尤爲省便惟傳喚保甲及催穀催倉不能不用差役下鄉雖不準需索一錢究不免往來紛擾是在各鄉紳耆保甲率作興事毋稍挨延庶免差役頻來上下兩便

一朱文公社倉春借秋還之法乃倣孟子中春省耕而補不足之義今義倉之設固已備荒尤可兼濟困乏故生息實爲便利

今若以杜弊之故遂至陳陳之粟長年封閉大覺非情故新捐之穀照舊一律生息如其地實乏能司收放之人即封倉不動一出徭固以利農夫以生息則愈積愈多庶歉歲足資數月之食（如本年之荒是也要防旱災無收）查舊積穀四萬幾千餘石除議敘一萬有半按畝只得二萬幾千各鄉分段存貯多者數百少者不過數十或十餘石何足備荒此在紳耆各自忖度如一次捐穀不夠以後續捐一二次目前勿畏難而苟安他日必食報於無旣一舊刻條規太密俱經斟酌盡善以後仍當遵行若謂因時制宜以期變通盡利各紳耆不妨各呈所見以俟擇善而從

淮申諭積穀示

爲申諭積穀事案奉撫部院惲通飭以米價長落無常貧民每多受累良由家少蓋藏事無遠慮不預籌於平日遂致告歉於臨時舊今兩年前車可爲烱鑒現屆場穀將登亟應捐集義穀以備不虞幷條示每石租穀捐穀二升或三升總期一甲之穀足備一甲之用無論官紳公私莊業一律捐收各甲寄莊田業田主隔洉窵遠卽著佃戶照算扣留送交經管歸倉不得稍有違抗等因查潭邑於道光三十年經李前縣諭積義穀四萬一千餘石係按田畝捐二升詳定章程在案舊歲大饑之後又經前縣奉上憲諭積義穀示令畝捐一升其意本欲連捐三年冀從輕易於集事不謂遷延一載猶未完發且前次四萬一千餘

石有另捐議穀一萬五六千在內。是按畝只得穀一二萬數千。若僅畝捐一升。則只得穀一萬數千。已不足爲合邑備荒之計。何民間猶自觀望不前。若云吝惜些微。本縣查各都所耗酒穀約在二十餘萬石。何已全不吝惜。若云前次捐穀尚多未清。新捐同歸無著。則又不然。查前次之轇轕不清。由鄉中未易建倉。城中未曾設局。又十餘年中未逢歉歲。經管皆不認眞。穀寄各家。愈久愈無着落。若自積成之後。悉已歸之公倉。又復年清年款。何至弊竇叢生。且邑中各甲現有積至數百石者。收放自如。未嘗興訟。豈其地獨殷富。人盡善良。與夫不過紳耆中有實心任事之人。圖之於早。早建倉廒。則穀有歸宿。早爲清釐。則穀無

緻失耳。若其始人皆避嫌畏衆，互相推諉，莫肯主持。及遇年饑，始思得此穀以濟急需，則已無及。今之穀案紛紛，大率坐此。此當自咎其謀之不臧，不得藉口於穀之有害也。本縣今與爾等更始，俟積有成數，斟酌肯次條約，詳定章程，每歲輪派各堂司事兼理義穀，以秋冬之際開局清查，即有爭訟，逐年了結。現在仍照舊規畝捐二升，以免紛更而收速效。其已捐一升者，加足二升，以符肯次二萬數千成數。将查悉舊存穀若干萬，分別申詳。事關大憲飭辦，務宜刻期蕆事，毋再任意挨延。至舊穀未清之案，一面訊追，總期掃數清結，不得藉以搪塞新捐。如有阻撓抗違，準保甲指稟。若保甲徇弊及查催不力，太即責革不貸。切

切此示

一查從前捐穀惟著令保甲隨同本地紳耆查明各花戶田畝若干按田收穀造冊具稟由城內總局轉遞存案不用遴派下鄉勸捐之人上下俱爲省便此項義穀民捐民管原可不用經役下鄉已杜謅索惟玩延拖欠勢不得不勒役催追是在各都甲之踴躍集事自免擾累

一查從前按畝捐穀二升田主升半佃戶半升田主隔屍窵遠者皆佃戶墊捐不得因田主不在境內藉口推卸已致延誤遞者窮究至佃戶遷居不常處處皆有捐穀各仍其舊不得遷動

一積穀之弊在於地遠穀多人眾事繁故難於經管查察今各

甲不妨細分段落總宜不出二三里外地近則耳目易周收發次便

一積穀之弊多係無倉而寄頓花戶私倉每至不能憑衆清算核實若有公倉一出一入皆衆同目驗經管何有賠累之虞查舊穀多已建倉廒此次新捐如舊倉有餘即可併入否則另建新倉或板倉或土倉量穀之多少為倉之大小總期避溼遠火牢固結密勿事華美其費即從該地按畝輸錢若動用捐穀則穀愈不足矣

一朱文公社倉春借秋還之法乃倣省耕補不足之義至為美利今義倉之設固已備荒次兼利農故不借則愈收愈耗而借

不取息則人人思借何能徧給其求如穀至多至足則可不必取息而穀亦不能增益今仍已二分收息已期愈積愈多夏至時三期發穀秋分時三期收穀俱照舊規

一發穀時倉正倉長保甲齊集義倉設立簿冊某人借穀若干某人保即用保人書簿如借戶拖欠保人墊賠力不能賠者不准代保亦不准誣借及誣人代保如不能盡借只推陳易新不責經管賠息皆憑眾目驗逐年於發給印簿注明已憑查核鄉查中有貧而倚強者並鄰者往往思手握義倉爲侵吞之計及誣借誣保等弊甚且不免受累故視義穀爲畏途然總因未建公倉不能年清年款故匪人得已肆其詐謂若僅憑眾清算分明是非自有公論青天白日之下鬼蜮何敢講張其一手經理不早清結致年久難剛者又有已公穀代爲私穀取利者種種皆無公倉之弊

一舊規每倉擇倉長二人倉正二人倉長司穀之出入及簿冊鎖鑰倉正商酌事宜查點利弊倉正無過不必頻換倉長年久則恐交卸不清須一年一換或兩年為止不必拘定紳衿殷實凡衣食粗足而諳事情者便可充當若其地可靠之人無多亦只擇定數家十數家輪流更替其穀少之處不難收放只用一長一正足矣

一此穀民捐民管斷不歸官業經屢奉諄飭毋為浮言所惑各鄉因地制宜或更有盡善之法不妨呈請變通亦不得挾私見而廢公事

擬清盤義穀實備示

為清釐義穀實儲并籌總局經費事照得理財之要道在平時蓄積之充救乏之良圖在地方經理之善查潭邑自道光三十年捐積義穀畝捐二升合樂輸百石以上准與議敘得穀四萬一千餘石二分生息夏放秋收各鄉廣建倉廒掌以倉長倉正輪年更替歷久握中飽之弊遂年清查挪牽混久欠之虞一切詳有成案刊有條規意為至美法亦盡善緣既積之後未逢歉歲眾情忽略久不清釐至同治元年穀之價昂始需此穀已多轇轕難明控訴紛紛幾數百紙而賴以濟荒者亦不少矣於是肩任擇紳設局清查查得原存本利穀四萬四千二百餘石續捐二萬二千餘石通計六萬六千餘石就已廢社倉改作積穀

公局經壽縣李彝款四百金交司事邑紳何拔秀置買菜園一所後又經司事添買房屋三棟共得收租錢百餘緡而每歲須用六七百緡所入不敷旋經某某等稟請於各鄉義穀每石提錢十文於驗簿過印時繳局已充局用現據司事口稱此項未可長恃且多未能案數繳收乞要籌善後經費下車伊始籌費有待徐圖夾在各鄉紳耆公同籌畫現在亟宜清查實數追繳拖欠已備不虞幷須載入新縣志已垂久遠所有城中總局費用仰各倉長倉正仍案照石抽十文之添如數繳齊已公濟公所全實大各宜凜遵毋忽

擬禁革女殤煙櫢示

爲嚴行禁革以正風俗事潭邑綮稱文雅之邦在昔功業文章卓然炳著農工商賈亦各勤本業敦樸尚儉俗至美也惟以水陸通衢五方湊集百貨紛羅故服飾之侈靡日開人心之浮蕩亦日甚近年更有女戲稱爲蕩子客商士民輒相招致晝夜昏迷漫不知恥又沿江上下皆煙檝往來無論市井游民貪戀其中即鄉郵行船人眾皆被引誘亦且窩藏竊盜傷風敗俗無如二者之甚查前縣曾經禁革既去旋來由無專司查察之人差役不免賄縱之弊爲此示諭嚴行禁革每年由各堂司事督令街保隨時訪查驅逐庶能淨盡根株以端風化切切特示

擬禁革煙館示

為永遠禁革煙館出示曉諭事。照得鴉片為害。自道光十八九年嚴禁之際。值外夷尋衅。繼以髮賊擾亂。故未遑從嚴懲辦。而吸食者何罪。販賣者何罪。律法森然。豪未更易。卽同治中新設抽稅之法。正欲以遏抑其流。豈 國家經費鉅款。必藉此不正之端以為幫補。且收稅第從商賈起見。若官員士子兵丁三項。照舊不准吸食。不謂民間誤認為煙禁已開。益加放肆。遂至兒童丞卒農氓工匠。無不沈迷惡習。廢日耗財。而無業之人開設煙館。本輕利重。以為得計。不思傾陷多人。實屬喪心悖害。罪無可逭。今姑寬免其罪。但將煙館革除。惟州縣務繁。恐多不察。鄉邨僻遠。尤恐難周。處處皆有紳耆。家家各有子弟。甄不思除此

大患其保身家爲此示仰各府州縣聯絡紳耆督率保甲各清各境務使根株淨盡逐年稽查毋致懈怠㠯防日久滋萌卽㠯此示誓爲定章刊碑垂遠云云

近年鴉片之壞至無㠯復加皆由收稅而起眾謂煙禁已開放膽吸食幷不犯法大不知律條猶在及收稅仍禁官員士子兵丁故須與疏明俾知原委或生感悟若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終無㠯革其心也 庚辰五月廿三日

擬濟荒示

示爲節流通滯㠯濟饑荒事照得南省去歲因水歉收鄰省復多採辦又㠯穀價久抑驟諱翔貴輒早售脫㠯致積貯虛空今

距倉新之期尙有七八十日市價之騰不已客貨之至難期自當速籌本地之充飢暫停外閧之轉粟毋論囤戶倉戶其穀皆當專充倉米不得貪利居奇既不外耗於連舟自可均需於比屋至鄉邨惡習尤在分境阻截致穀不通流飢飽既不均匀多寡何能裒益要之阻穀者非飢民之迫不得已實莠民之因緣爲奸地方官所當嚴行查禁惟有穀之家閉糶本境透漏外境大屬不合此在各州縣責令保甲長協同公正紳耆查明本境乏穀之家若干存穀之家若干劃留本境備荒之穀其餘自當通流鄰境自濟糶糴豈惟鄉鄰當視爲一家城鄉大聯爲一體爲此示諭通省官民遵照辦理切切此示

救荒條陳

方今救荒之法其至要有二一在通阻隔各鄉各團查明餘穀之家若干存穀之家若干除剋存本境之外其餘悉令流通斯可裒多益寡各州各縣亦然當懇大府札飭通融辦理如湘鄉況湘潭上游素裕蓄藏而湘潭不能得其顆粒不通故也一在定市價舊法所謂價高招商者不能施之今日訪聞各處米價多在三串內外穀價半之惟省城及湘潭漸增至四五串何以不見商來即官府示以平價亦不爲減近聞湘陰初苦穀乏及經官紳勸諭於城設買賣之局紳士司之準定米價三串穀遂源源而來蓋泛言平價倉卒誰肯齊心議減即有善念亦恐我

得低價而他人仍得高價心愈矜持穀愈靳固不出一示㠯適中定價則遠近晝一無有參差擁穀者可㠯弭其居奇無厭之心求穀者可㠯消其嫉富不平之氣或謂定價恐啟爭端不知貧民之怨富民在擡價而閉糶耳穀價定則民心定民心定而爭息矣諺曰穀米天作價而天高聽遠是在民之父母之代天㠯恤民也

積穀完竣彙懇核詳稟代

爲積穀完竣彙懇核詳事潭邑積穀肇自道光三十年前縣李諱春暄奉撫憲趙諱炳言札諭辦理擇邑紳貢李家杞等設局城內總司其事議畝收二升升援例捐穀百石㠯上者準與議

級八九品職銜總計得穀四萬一千餘石有寄存各都各甲歲年夏放秋收取息二分以為增多之計刊刻條規付倉長倉正照辦均於咸豐幾年詳定在案其後連年未詳撥歲多未動用又値匪興失於清理至同治元年穀賤價騰青黃不接鄉閒爭取積穀控訴紛紛不下百十餘件緣當時未盡建倉多寄存民家致年久不能歸款其或爲不肖握吞亦所不免迨羅憲涖任復奉大憲示諭積穀以邑舊有穀畝收一升嗣有照舊收二升者而舊穀既未清釐新捐遂懷觀望中經張李二署憲認眞辦理李署憲曾於署事之先奉委協同張憲查穀查倉於三年某月稟覆各上憲在案職自二年秋經張憲委司局事即與耆士

司事邑紳某等輒商咸曰爲欲使穀無侵蝕莫如鄉各有倉欲使穀可稽查莫如城常有局因查社倉內有屋七八閒久廢無用呈請張憲核準費錢二百幾十緡重加修葺嗣後凡從積穀公局庶每歲秋收後兩三月中司事入局淸理各都積穀生放是否一律收完有無拖欠如此年淸年款當不復有積久轇轕之虞今歲復經憲臺接辦示諭鄉閒齊建倉廒行見積穀日歸實貯惟每年開局經費經張憲籌給外僅署憲李籌款四百兩付局置買菜園一所每歲可得園租五十餘緡此外有打石坑荒洲可召開墾賃租方在詳請諸須由憲籌給庶局費不至支絀不繼司事不至畏衆不前此又積穀善後之要著也今除入

都八甲湯周運控案未結。印簿存府未發文縣案尚有數件未結外。計舊積穀重經追繳挖欠之後現存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一石零三升五合。新捐穀二萬二千零五十一石九斗五升。通共穀六萬六千三百三十三石九斗八升五合。倉長具結具領俱登載印簿在案。凡皆羅張李各憲及憲念切民依實心籌辦故得舊穀雖經耗折。覈成數猶有贏餘。新捐亦復收齊。加緊積蓋臻豐大下邑之民生有賴上憲之廑念稍紓。職承辦三載勉效勞瘁。無補涓埃。茲已部選常德教授。交卸局事。理合將闔邑各都甲穀數造具清冊呈請核定上詳。去案至爲公便。再局中數年用費係經張李各前憲籌給成數若干。動用若干。現存若

干。另具清冊報銷合并聲明上稟。

擬官洲召種稞糧籌備積穀經費呈

爲有利無害懇詳定案事。職等爲籌備積穀經費。議將打石坑荒洲募墾得租濟用。呈請前縣李申詳在案。嗣奉藩憲批示。前既因訟禁作官荒。恐一經召佃訟案疊出。仰長沙府確切核議等因。竊該洲自雍正三年經縣詳定召佃耕種。歲稅充修官渡。乾隆七年改充吉禮吹手工食。解庫存案。迨二十年始有何光且與承稅頂種之蕭姓搆訟。藉口儲水有害鄰田。墾土或侵墳冢。不思田卽已開之洲。洲卽未開之田。如係水田必有塘圳蓄洩。安有水灌鄰田之事。至冢何地無之。卽野冢孤墳相戒無犯。

何致墾土侵害又安有目十數墳冢而廢全洲之事觀其涉訟之端屢經理之關推原其故無非爭利挾嫌且自雍正乾隆三十年佃墾大充公費未嘗與訟則非眞有妨害可知今職等復邀同本地紳耆親往踏看公議墾種課糧尤爲無礙其洲尾古墳及零星數冢悉爲圍禁且給還蕭姓項項若干兩斷不至騰生浮議再起訟端從此施工於久曠之土與復再見於古年兼資於已積之穀利濟且周于一邑職等爲闔邑公事起見在己既非爭利在人何至挾嫌況詢謀僉同豪無異見爲此公懇公祖大人核準申詳去案深爲公便

請禁煙館呈

爲圖營偏處一隅請飭通行合邑事竊以保甲團練皆現行之要務而有保甲所不能悉查團練所不能預禁者則鴉片煙館爲害最鉅煙館乃無業游手所設以引誘良民而盤剝細民因而匪類叢集日則强丐夜則肆竊甚至三五成羣劫人於路去年春夏邑西石潭市地方被竊幾無虛夕尋知窩戶所在及六月間斃命路劫案出前縣吳令迄會團營王守某帶丁往查匪黨聞風遁去凡百餘人遂將煙館三十餘家封閉吳令復嚴加稽究自夏至冬鄉閭帖然乃知竊賊之悉窩於煙館迨今夏煙館復萌街保盤獲匪徒械送究治現任黃令仍函商王守往查王守勉諾而未即至始不免越畔之嫌伏思王守係接辦曾道

某舊圖言邑南十六十七十八三都為畛域當時勇糧係從三都抽取故不及他都今已沐憲臺體恤閭閻改由省局給發矣該守辦事認眞不徇情面其於查匪緝兇頗能與令相助為理令南路自哥匪廓清之後久已敉安但俾肅守株以待西路則上通寶衡兩郡山深地僻實匪徒之所窩宅且遠隔縣治捕緝為難合無仰懇大人諭飭王守通行合邑往來川巡將凡應查禁之件照三都一體辦理庶利益溥徧而姦究潛消咸沐仁恩於無旣矣上呈

擬稟覆封禁煙館稟

查煙館起於近年由城市而徧及鄉邨僻遠之地城市煙館雖

士庶商賈籮夫菜販無所不有而窩藏竊匪之事尙少街保分地查察尙易周知鄉鄙小市則農夫牧豎俱染此習所引誘者良家之子弟所盤剝者傭力之細力而窩藏竊匪爲害尤鉅不獨鄉閭被竊之多而命案多由此出難于緝兇此非保甲十家牌所能查悉即責令出結亦屬虛文故欲除害安良自以禁革煙館爲第一義茲該紳等呈請王守某通查合邑原因王守於去夏在邑西石潭地方查封煙館三十餘家竊匪聞風遠遁略有成效所以易於禁革者緣煙館乃極貧無業之人藉此自供吸食隨販隨賣無多錢人人可以開設常爲竊盜而未犯案者亦以此爲生活納污藏垢娼賭無所不爲彼既甘恥昧心不卹

與禁令相抗而王守辦事洊穩在所管三都內未嘗滋生事端今憲臺飭令通查合邑將四鄉煙館悉革而匪類無所容身亦吸食者不至有加無已即賭博私宰不法事亦可一體查禁誠爲救時之要圖該紳等專辦一事所往之地過而不留團丁原有口糧無須另給一切騷擾詐索之弊無自而生某某亦當仰體憲廑凡事相與維持斷不至有負委任所有封禁煙館事屬可行委無窒礙之處理合據實稟覆仰候核奪施行

籌積穀局經費啟

啟者近奉縣憲面諭本邑常平倉穀現存一萬九千有奇尚有前任孫欠穀項內繳存司庫銀兩業奉藩憲札飭領銀買補但

倉廒日久朽壞每遇風雨動搖有岌岌欲傾之勢卽現儲舊儲已難保無黴耗何況增益更多必先修復倉廒乃可廣爲儲積某等伏思城中原儲倉穀將近八萬自道光末年奉文提去一萬五千協濟鄰邑饑荒後又奉文提去數萬協濟餉饟直至同治元二兩年羅壽憲任內始得領回萬石濟荒邑人每思具稟藩垣請領全數以備水旱荒歉今旣可領銀買補豈得因收儲無所而致因循將恐日後有思之而不得者又積穀總局經費除已置園屋數所之外取給於各鄉義倉之石輸十文亦殊非經久之道再四籌維官穀民穀相爲表裏總局公倉均須繕完派定攤之合邑之均輸非可藉資數十家之捐欵今酌爲

畝輸十文東七佃三如管田百畝傚一千文東出七百佃出三百文至約矣由各鄉倉長倉正及紳耆之留心救濟者率保甲收齊交城中積穀總局發給收票約十月內繳齊以爲修倉用費餘錢置買園屋以爲穀局經費至來年以後穀局便可免收每石十文省卻多少煩難所謂一勞永逸至工程一切由縣憲遴擇紳耆監辦實捐實用務杜弊端斷無虛耗我等各宜踴躍從事以副長官先事籌備之至意實爲厚幸

勸捐禁煙經費啟

石潭團局𢛭自前年禁革煙館驅逐竊盜鄉閭安靜者數月迨吳前縣去任煙館復開嗣經今憲查禁又奉司道上憲示諭責

成紳民實力稽查既是官長假此事權豈得各避勞怨至於吝惜些微團費尤爲不知利害試思煙館不除卽紳民各家子弟安保不染惡習加且窩盜窩娼不獨嫖竊肆行尤防劫搶斃命一家受害合境驛然既被牽連不得不多方求脫案百案千雖數十百倍於此些微之團費亦不遑惜此非不知利害而何近來命案豈多曰一案千串計之十案便需萬串差役則多方恐嚇匪徒則隨事簸弄遏財而又閙气頻嘗受之俗云腳指只宜踢破不信然乎我等老朽鄉里粗有衣食或季迫衰遲或自營耕讀俱可無求於世何苦任此煩勞第念生齒日增日多風俗愈趨愈下十人五壞十家七貧大抵皆由煙館爲害故欲力加禁

葺補頹殘，冀以救世而已。圍費舊合四都，每都百串，今因地遠難於聯絡，姑就本都辦理，勒碑具控，事在現行。每月嚴查，期於勿懈。至各甲檢費，爲數無多，由保甲收齊，送交石潭周劉二店，即發收條。圍局支用，各以簿摺爲憑，庶無轇轕。但辦事不下十人，雖使儉及百串，須十分節省，方敷一季。所望辦事者不必致墜於獨勞，但期有濟於世，即爲種福於後世子孫。凡出力之與輸貲，慎勿各存推諉之見，幸甚幸甚。

勸捐貲興啟

奉啟志局諸君子執事：縣志各門俱已就緒，俟輿圖畫畢，先付省城刻工開雕，就輙手也。貽議節縮志費，以爲院試取進新生

應用襍費（俗謂之上房費）其實不止一項此費他邑尚少吾邑獨多自道光初汝懷入學不過八數五十年來遂增至十有八數倍此遞加無已伊胡底平而取辦俄頃艱窘迫促實非鄉僻寒生所堪今儲備公費歸梯雲堂生息應付其數可準他邑從減如志捐不虧明年歲試便可舉行矣昨又議及學師之贄儀印費或謂捐事方殷當從緩辦是固然矣而鄙人竊有說者凡為一事貴得人尤貴得時人則易撤而難聚時則易失而難得故數十年來未嘗不屢議此舉而卒無成者偶議旋止偶聚旋撤無會合之所無供給之資故只同充飢之畫餅道謀之築室也今志館未撤志捐未齊鄙人士時相往來固無煩別召賢能夫無事更籌供

頓謀議有人屍停有館較之別記鑪竈新集朋徒車馬紛馳厨傳絡繹其勞費之節省爲何如乎不及是時已圖功而姑徐徐焉竢之他日則安知他日之果勝今時邪夫齗齗計較豈師長所樂爲鏗鏗逍負甯生徒所欲出蓋皆有出於不得已者矣汝儼爲廪保時嘗於乙未歲試與同人議成此舉已有經畫而散處各鄉雖於常歲未幾鄙人出學遂作罷論及近季邑中人復有一舉事未成而耗費不貲則未得款要之故鄙人未嘗不慨而惜之昨來省門適閻長沙亦有是舉喜有同心又與同邑汾陽關西諸公謀之尋不稱旨既眾情之踴躍即時會之可乘因再與諸君子約其其圖利之冀毋疑毋懈事宜數條謹呈於

左·

他邑所定印卷公項或銀或錢或穀其法不一而要以穀爲妥蓋銀錢難於生放不若田租之可經久遠而經理亦較少弊難·

勸捐賓興啟

邑中衆善舉舉百廢皆興邇遐之所共推郡邑之所同慕由來久矣而獨有當舉當興非以邀譽於人實以利賴於己非但補苴於目前要以縣延於後嗣如入學之印費贄儀者顧尚未之舉行實鉅典也當夫泮芹初擷捷報飛馳事固在於意中喜常出於意外雖囊貲久罄而未嘗預儲利市之金把紫絜期亦未

及夙備贍謌之禮。在寔繁固時形窘迫。卽殷實之家臨事周章。見多耆久而尊償。見少者歆然未足。雅道遂成市道。儒官視若稗官。已致出身之始。師範罔知。育才之地。子矜是刺。故欲培成其子弟者。固賢父兄之責矣。今如捐備公費。歲有常支。敎育者嚴其課試。不襍以催科。進取者專於講肄。不紛於籌款。若是者不但爲息事解紛之計。將見人心風俗之端矣。邇者郡內舉行。已有數邑。旣屬瞠乎其後。愼勿觀望不肯。要以三季而成。期於一勞永逸。條款冐緘已具。茲不贅書。

褒忠局呈覆史館稟 代

爲呈覆事。竊照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接準 國史大館

遂會內閣云云等因查湖南自咸豐十一年秋巡撫毛鴻賓任
內欽奉　諭旨開設褒忠局采輯編纂至同治五年稾本粗具
㠯待續采續編方行刊刻旋㠯餉需支絀節費停局迨本部院
涖任時已設立通志總局編纂全省志書紳士稟商就便補采
近年忠義旋經通志局提調候選道裴蔭森議用活字板先將
初稾印出亟㠯餉興迄今二十餘年諸忠義事蹟尚未表見於
世若或遺失稾本則前之采輯俱墮故當即時印行聊慰眾望
亦資訂改業於本歲秋季蕆事成書二十二冊惟其中於人數
事蹟不能無遺而擺印時人非一手編次校對不免多誤而但
佗檔本則亦不無可采茲除冦事述未經編完者二冊僅有姓

名略經紀載者五册外議將㳂陣㳂城㳂勞㳂防㳂團㳂職㳂員外紀八門凡十五册謹呈大館以備采擇爲此咨復以便酌照施行須至呈復者

綠猗艸堂外集卷二終

男式常校梓

緑猗艸堂別集二卷

光緒九年刊于湖南省
城板藏家塾式常謹記

綠漪艸堂別集目錄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卷一 駢體文

卷二駢體文

綠漪艸堂別集目錄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別集卷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駢體文

送黎樾喬孳廉北上敘

歲聿不居。景光若遡。緒風厲野。同雲蔽虛。榮落迭互。燠寒乘除。悲哉秋气。俟及歲餘。爾乃罄南山之竹。鵝寫牢愁。傾東海之波。詎澆塊壘。或者門無車馬。室有芝蘭。藝樹不懸青鐙。斯對。開古睇於奇蹟。發今懷之逸思。雲停陶令之籬。月落杜陵之屋。昆卽澥之煙水。阻白雲山。役形仲廡。絕響空谷。而王舟輟興。嵇駕從心。倒屣何如。搖轂已刱。槃顧未釋。渴想正殷。乃忽接吾友樾喬

孝廉書。言將弖來月之上旬計偕北上。聞虞卿之適趙便減逸情。覯士會之辭秦頓增別恨。溯夫蕭齋握手緬牀抵足。蓮芬臣接歡踰平生。蘭言遂同符若夙契。孔融季長㜸嫌爾汝之稱。宏正才疏乃託金蘭之誼。悵三秋而彈瑤琴盡十日而飛羽觴。增新趣於藝晨洽古懽於雨候。推襟送抱樂奚如何。令吾子尺木早階蓬山不遠。鸞鸞相引蟻鼻已愁。踏軟紅之塵參修綠之座。豈復彰懷雲壑。叚步山扃。泥空襟雪燕宵。知鵲則桂帽悵於遺嵐蘿朱寥於罷月將疇昔遊踐不幾同南皮之會乎。而況僕也歲歲青氈季季白屋。終成坦率不免揶揄。元燕同巢白駒爭隙。雖復收視聽於簡篇寄心肝於鉛槧。而尋解沉恩之紆結鬱鎖

褋衾之紛駈。每至礬月夜流寒飈蕭引。遠心縈繞逐行雲共飛娥嫮依稀與落葉俱墮。剡諠之隙隔之愁兆離之感也。雖然出岫非懶雲之所望遠志豈小艸之可知。叢林塌翼背喩高衢之飛。涸轍窮鱗詎測南溟之運。騏驥得路足使凡馬自奮。璵璠見珍夬使璞玉加斵。且相隔者迹也不隔者神也。翰輿夜眠均此時日。上載下履其此天壤。又何恨哉吾子行矣。吕吾子大身矗蓻嶽之三峯。爲壘合潯陽之九派。行敦其肅學得其正。蒼生待此人出靑史爲吾鄉光。壯哉茲行知必有合。所冀韜蓄符朵彌藿正性。叔夜失慢元龍失豪。謹嗜欲吕保體節酬接吕保神。藿臻濬沈遣諠遂密。凡茲稱引皆所明知。不憚許子之煩聊當繞

翰之贈。吾子行矣。棹放湘湄。旌指魏闕。姓度瀍陽之煙。曉踏蘆溝之月。有樽堪寄。無柳可折。亮有恔於神傷。夫何須乎面別。緘心尺鯉。君貽跋浪之鱗。舉首長安。我覩麗天之日。

城南餞別圖敘

城南餞別圖者。湯山人蠖爲我侍御夫子崚農先生還　翰作也。先是夫子乘柏臺之節。挨蘭澤之芳。空驥子於方城。遂烏私於故里。戒舊而鬱莪蕭廢。樂育而桃李門盈。富貴雲浮。聲譽雷動。十年里杞。悵日月之不居。三徑空桑。恐煙霞之遂痼。迺眷北顧。用騰西笑。清塵整駕。戒旦嘗途。於是南皮夙契。西寨故知。泉及門承學之士。相與出祖於城南。覩止精廬。萃斯瑤席。精廬者

蓋舊謝院地也。張宣公之故宅，鐙火久虛；劉將軍之新宮，丹青式煥。雖豐規僭事，而雲構自佳。藝蘂紛敷，軒楹修潔。信塵外之幽構，稱遐眘之淸酌。其地則高枕城闉，頫矚林野。岡阜迴互，巷陌透迤。周遭雉堞，圜仰一盂；櫛比鱗次，低鋪萬瓦。傑閣旁聳，危亭斜矗。淸湘繞郭，一條之白練如飛；靈麓蟠空，六翰之靑松在眼。於時秋飈襲袂，涼露沐林。亭皐肅而落葉凄，軒序明而脫蘀嫺。鼎幢蒼翠，古色夾乎須眉；櫓鈴丁東，淸響韻乎絃管。客乃載攜蘭酌，共具芳肴。度石級而升雲扉，雕堂之砌霧擴帷不耀。驂從僣嚮，酬酢互施。譚諧襍進，寫懷則百壺不盡；抗論則千載而遙。既而積興微落，夕露飄灑。戒不忘乎卜夜，語叟重於臨歧。蓋

醲醁猶溫而河梁已詠矣夫暫遊萬里少別十季哲士駐其銷魂執友因而攜手矧吕東勞西燕物性有殊塗同異鄉人生所淩慨別乃潛翔異趣隱見殊方或將辭彞組於河汾或已懸安車於沛郡啟巖谷而迎軒蓋邀薜蘿而揖簪纓敬詞招隱之辭翻勸出山之篇安石方爲蒼生而出豈戀東山宏景嘗居黃閣之中詎忽句曲然則淸塵濁水安望合併楚雨燕雲漫勞瞻跂後日相思之字僅託魚書寥天回首之餘遂成鴻雪此則三疊楊柳先興動夫牢愁千尺桃花未足方其纏綣而況絳帳傳經之士何季重到後堂元亭問字之人此日猶然載酒也乎溪籐一幅江樹幾行傳阿堵於個中寫陽關於意外縹囊載太絫

壁懸之每偕守遊賞留勝概他日平泉埽軌綠野開尊壽者遂於釃遊視斯圖其左證與於會者沈大令衛覽鄒學博顯鶴湯山人蠖左學博宗植楊上舍季鸞陳上舍泰階及門則鄒濬勛左宗棠遂玉垣鼎汝懷凡十人其時則大清道光十有九年己亥八月之廿有八日也

印月樓遺稾敘

攸水夏太史一卿曰庶常假歸未踰月而其室湘樽夫人猝越歲庚寅詣參旣畢仍將之京乃謀梓其遺集道出長沙與汝懷遇於旅舍曰編校役相屬點閱旣竟不能無言昔靜女之三章流傳於彤管嬿好之五言權輿於紈扇驟風人所不禁惟女子

之壽櫻。然夭必刻志銘丹鞭心油㯶。庚足齊芳栁絮競豔椒馨。蘊軼香奩之編不愧玉臺之詠。若乃晉絲未吐已委眠蠶。夜炬纔明遽灰淚蠟。則殘膏賸馥未竆道韞之才。碎玉零金轉掩合暉之業。若印月樓詩。侶之者其有可悲。梓之者其有所不得已乎。爾其湘波沃蕩靈艸鬱蒸。產此傑姿光乎玉緻。少慕女宗習勤於操。侶長通女誡兼諳乎鍼縷。褻機軋軋襍目雞聲。明鐙煌煌照之螢火。組織既有專功拔吟乃其賸事。餘力及之。非所習已。迨夫調絃錦瑟粲枕文茵。歸小婦之堂得上頭之壻。輟修創之筆。郎詠䓁桃。賦同心之篇。妾栽香茗。幾乎天壤謝及王郎。未現世間羨其嘉耦。然而必除蠹妾仍勗蕭郎。樂貪燕婉之盍名

懼懷安之敗江湖浩蕩滌征客之塵襟書劍蕭疏寄遠遊之文屐車如流水隨日夜已何窮婿昰浮雲逐中過而不定秊秊楊柳獨上高樓歲歲蘼蕪空思遠道於是減其歡趣增已牢愁調獨彈而弗成曲壹聲而鵝聽且高如王霸子或蓬頭賢佁伯鸞妻應稚髩巢隨燕寄糧與鶴分蕘葉添薪拔釵換酒雖安清粲之風不免拮据之況幼婦之黃絹徵此捐功世業之青箱於焉輟學兼體弱善病骨銷瘵瘦藥店飛龍膽恡空房荆牀鬭蟻猶復紛披隱帙捃摭奇觚當夫時鳥嘑娃候蟲怨夜蕁開芍藥贈子將離樹落英蓉悲鄉下節萼不語綠情靡意與感俱吐幽豔於筆蕁潑濃愁於墨瀉辭雖經於己出指必合乎風人使其少

駐隙光略延晻景。則充其明識矣。止解園到彼淸修無慚不櫛。而胡爲乎天之不使覓其志也。且夫倘言者不矜於德。負才者不乖於性。徵之文士往往而然。要在女流滔滔皆是。斯即闢奇[illegible]蝶祇成潦艸之章。炫豔雀鷃不過風蓺之侶。徒然刻翠栽自擷酥。夫人生而溫惠。彌謚淑愼。貧不嗟卑。賢不增侈。故能言泉淸激。詞條模眞。不藉雕鏤自成馨逸。采蘭戒蕾則永懷乎萊衣。畫荻貽謀。則膺懷於蘆被。長言婉娩。總夫性之有眞。好句纏緜。悉人情之至當。覩其屬纊之先。自焚手艸。名蓺欲萎。先匿其蓺。寶劍將瘞。自韜其采。是豈漫託風流。輕希表見者乎。儻務附葭李粗知梗概。曾於舊歲復辱新知。慨蕙艸其已秋。驚鄰笛之人

夜叉憫太息情鍾慰體恨極傷心翼茲片羽之傳聊展哀絃之怨輒為濫觴存此瑤編

族父桂軒先生詩跋

客歲己丑之春月汝懷以事展覲同宗流連異井南阮北適東眷西來族弟某偕之尻停於時脫葉積庭褭颷震屋天宇淒迷意緒蕭瑟偶拈燈譜時得斷簡雅音盈耳古色撲眉愜衆襟頓豁塵襟則族父桂軒先生作也我慨率爾國有顏而不知叔姝不癡肰貽易以待試今年舊遊錄其甲戌以前舊作一帙見示時復寓尻湘城盥露客窗焚香棐几往復未厭含咀鶤鵾觧兮清英軼乎埃堝急管繁絃之頭幽琴自張蕢蘭自葦之中疏

萼獨笑清泉石上成其逸響明月松間妙斯幽境其瀲灔得之韋柳乎其閑逸得之儲王乎而停雲時雨夾寄北窗之懷竹露荷風或倣南亭之詠吁憖以測其致也乃或以意致平近气局閫域少之而汝懷於此正有說焉夫言以宣其所志心卽寄之於聲故廟堂不奏山水之音林泉不陳鐘鼓之響安分者賢人之美德止足者哲士之恆致如必局影一室而馳鶩六合之外託迹今世而抗言三古之莽悠謬荒唐義奚取乎且嘗慨今之爲詩者未諧競病卽冀揄揚粗解推敲便相標榜風流自託徵逐相高夷風雅於聲利之途等心性爲戲遊之具或則各存一見挾以相輕別出一奇炫而相競執以風騷之指律之溫厚之

邊。則豈獨詩教之善已乎。先生神明澂清。意格峻潔。壽躋一龔白屋三間。同尋巢燕之痕。與適淵魚之性。松徑涼而巖扉夜楄葉落而天地秋。凡人世所驚趨。皆先生所遜避。又雲皋老人。先生之大父也。學貌原本行無瑕尤。不逐時趨。尤精韻語。知音特少所蓺不傳。先生殊有祖風能世家學。罔取籯金之阿睹惟兹一硯之留遺。蓋所謂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者。有自來矣。所冀元鐙繼熙兼照乎來學。懷寶璀璨還富乎鄉鄰。庶不僅爲獨善之士乎。賡此狂言質之明鑒。

上黔撫賀公啟

竊聞晨雲快睹。荆州遇萬戶之侯。松喬在霄。龍門欣一日之御。

良吕崇情所披翹競傾陽。遐契彌眞流終歸澥。刲天下之知君實徧及州縣後。生之謁李膺久塡門巷者哉。伏惟四知勵操九行匡。時電掣稟夫異姿露頂標其夙望。高寒楊藥韭南國之聲華。翔步甄藝蔚神明之簪佀。玉尺愼三升之選寶莽辭。門銅符綰六壁之區果著魏郡。台階游歷　天眷彌隆。久膺屏翰之司遂總師干之寄。黔中參井墟分牂柯郡古。三巴北距百粵南通。故是雄藩委資重寄。京口節鉞特受王恭。北門鎖鑰獨資寇準。衎見綏懷範古控制籌令、令肅互旌聲銷銅鼓。晉叔子吕寬厚宏其化。征南吕文雅播其猷。吳人倆為羊公南士歌之杜父。蒨徽未沫清德甯慚。乃復搜奇委宛無異諸生。授簡皋比或收擥

子披緇衣而染翰偶成樽子之詞開絳帳以傳經時啟木犀之悟灕江澂而淸心侶靈山峙而令譽齊固知為政之風流不外讀書之事業粗諳梗槩祇切欽崇某識昧方隅質尤惛懋幼而失學長未知名淪靈安世之篋徒拾叢殘搴芳惠子之車未沾馥腹繖帚徒盲坐井自封茫茫塵海渺無登岸之期落落青雲終阻登天之路然而百年有限已虛擲其三分六藝雖聯尙姿希於一得雄無擔石而成太元之言顏有簞瓢乃致庶幾之譽意厚實者蒼蒼所靳而鑽研儻冥冥所矜乎茲者重訪同心之侶新牽續命之絲不圖葭樹之姝謬託蔦蘿之誼而侍御夫子翁嘗膜拜寶曰心師敢期修睦於潘楊忝附通家於孔李如其

不遑葑菲載錫箴規則披雲無旨縱鶴遂其蹭馳獻璞有心或
藉資夫龐斵輕干威重無任悚惶

與周子堅大使書

十一月八日汝懷頓首子堅大使仁兄足下人事何常浮萍忽
散相思之積落葉與淡蕭艾懷人三秋一日今之悵悵尙可言
耶始謂華廬可出蓬山不遠談心期迫握手歡來冠塵莽彈於
靑鶴脫依然城闕莽辭俛逢之識無對秋風彌謚弭瑑之气是
則蹇驢載道鶴望駿嘶小艸在山終非遠志乃接閱北省題名
邸報未見伯仲芳名王家楨鯨與樲棘同捐魯國璵璠與碔砆
共棄嘻惛矣然足下俛仰有資進退有餘目無餘子胸有千秋

寓賢看雲樵懷喻水・豈㠯得失爲隱顯榮悴爲欣戚・㠯言夫僕
則有鷄焉・少不㪅事長而無成・耕顏生負郭之田半資官稅・鋤
兒寬帶經之圃鷄佐賓筵・仕有時而爲貧・學尻然㠯干祿・況乃
志存奉菽義在顯揚・溫嶠絕裾之意未必忘親・毛生捧檄之行
終爲有母・蕭蕭白髮熒熒青燈・念此斗升遲之何日・爾迺鵬溟
不飛馬帳斯設・看人秋穫遺我青氈・爰㠯倦鼓之時・言適香楓
之館・其地好山當門芳樹蔭屋・蒼松拏雲背日布影・脩竹凝翠
當風弄姿・有徒一人對我終日・夫可㠯消融矜躁屏遠埃氛・而
魏帝南皮之思卜子西河之嘆・所不免也・每當初月吐輝微飈
振響・宿酲未解殘鐙忽明・嬛入道里如敘平生・覺視屋梁疑見

顏色。魂隨雁遠。思與霜淒。此景此情。豈數千里外故人所及覽耶。搢者罔辱手教。重惠哲言。義取交朋。情踰骨肉。然區區之心未蒙明答。夫求道者心也。學道者力也。汝懷賤性疏。膚菓體孱弱。幼年之歲月既耗嬉遊。長歲之光陰復悲身計。且人以專而能傳。物以孤而少助。僕非不思刻志拔俗。鞭心取精。而始之以八比。繼之以八韻。麗襍既多。一困於寡聞。再限於淺見。孤陋不少。嘗夫思窮寒氈。乞憐暑簞。靡不因激生憤。積憤爲懣。不知此生悠悠。得否有所成就。其尚設爲一得之矜。虛聲之惑乎。且夫學問之故。亦嘗私心竊計之矣。道無取乎高遠。惟以用世爲宜。人無對乎瑰奇。惟以益人爲主。權其輕重。因事見心。量其大小

隨地盡力德功而下立言不朽治平而外小道可觀此聖賢豈無用之空談儒者有可行之實效也今之學者以詩書爲冠带之資視民社爲子孫之業所求既得所學盡捐己昧初心妄圖後效至於高談名理五稱不窮工爲詞章萬言可待泊乎與以一官試之三事鼎虞覆餗錦昧操刀又或潔淸自命方若冰霜位置極高如在雲漢而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雖託迹乎儒林實懷慚於名教若此者皆學之賊也僕以爲今之爲學第隨所見之淺深而核所行之眞僞厚其致力端自身心懸鏡照形惟資其明持衡量物必取其正理必析之使精氣必充之使大而陟嵩華者必先乎培塿適滄海者必經乎江河古聖堂奥也宋儒

階梯也。爰於暇日取諸儒書讀之。略有所得。書究體用之學絕意浮藝之詞。旋因事務中輟。偶涉文詞。又復見獵心狂。此則罷襍之爲害也。次即孤陋之爲害也。咥夫犬馬之齒二十有四矣。季歲若墜幽蕙藍淺。心旌動搖。不風而波。蕣色蕉萃未秋已槁。局影燕巢。側身蝸角。西向而笑。北望而悲。燕雲在天。楚水無極。輒伸踰尺之紙。以攄方寸之忱。陳思有云。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昔鴻南來報我好音。文房所珍。倘望見惠。餐衛珍重。書不悉言。

與言雲笙書

雲笙仁弟足下。於龍山落帽之秋。得雁塔題名之錄。知足下以

崑山之月玉。折桂林之一枝。汝懷時疫沈痾體中小極乃不圖
气之勃然興。病之霍然已也。雖驊騮開道方徵致遠之才。鵬鶚逢
秋益奮圖南之志。是則署行義季允協公卿之望。稱名道姓爭
先鄉里之傳。雀踴躍㠯志喜。燕呢喃而鳴賀。況僕之於足下哉。
曩者省垣邂逅旅邸從容。初同气於掎裳。遂忘情於倒屣。散空
切肺無妨飲食之交。宏正舊心。大有金蘭之契。而君㠯奇傀駭
俗通倪招尤。飛鶍集泮而蜚音。短狐含沙而射影。挫衂詞壇之
將。籠東文陣之師。㠯致碌碌凡士。瑣瑣常流。轉因無妄之災。謠
肆不虞之毁。池魚失水。波及餛飾。山蘭被塵。恥蒙薜蘿。僕猶不
懌君何㠯堪。顧毋蒙足下。寵辱弗驚於心。喜愠弗見於色。淮陰

國士出胯下而無傷吏甫清流受標擲而不較此其意度夷曠他日肩宏任鉅其在斯乎然而世路崎嶇人情險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覆車可鑒躓垤有箴安言思危夷毋忘險逆鄉侯謹愼不敗十向書禮法自凡至德可師尊此爲最況吾子希得應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所負益重所接日繁可不加勉哉若汝懷者恂恂自安委靡不競年年歷綫病瘠已而芸人往往織縑悔圖新而棄故竟無一劃之用輒經三刖之苦謙安提鼻恐屬虞言龍門暴腮遂成故事然今者不與於會亦無憎也竊曰爲張纘早榮非生人之奔亢明遲學乃修士之悲世故漸多業將荒落盛年旣去精益銷亡是故匡衡九射策而始中經義益

跀蘇秦十上書而不行陰符乃習揣之古人莫不以練達而就其功名創痛而生其志气況我輩又遠不及古人於萬一乎然執此以語今世之士則夫猶衰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格格乎其不入也故曰可與知者道耳至於僕之近狀有不堪言自別後登舟瘡瘍即潰越日抵魯委頓不支乃公孫方從其擺左師又病其足竹牀瓦枕祇任臥遊經卷藥鑪聊資坐隱經五十有餘日始克杖於家焉而猶未能出戶庭也顧藉幽隱之疾得究靈素之書桐君之本艸萬千龍宮之禁方三十少得窺其崖略夫復加以鑽研他日者療君煙霞之癖分此刀圭視人癥結之痾攻乎腠理則繹陸忠宣之語思范文正之言冀或與足

下分道而馳亘比來雨意不絕寒威已嚴僕疾漸瘳夬既適館
君行何時未能祖道所冀蒼鷹賴鯉頻貽芳訊長途跂路愼葆
清神略布微忱詞不宣備哲兄令弟同此拳拳

綠漪艸堂別集卷一終

男武常校緈

綠漪艸堂別集卷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駢體文

與鄧丈湘皋學博書

湘翁老丈學博閣下。涼露既零凍雨已集。喽馳景於綠鬓感浮雲於白衣。伏萊起凥康娛侍從清讌。天倪在醆彌樂志於冲和。霜气入鬢諒邇祁於堅瓊。未應天上勝此蕭閒。不信人間偏留福慧。殷言企羨貝切欽崇。汝懷曩聽龍門之扳戢翼鷃雀之林。技笑五窮用慚一割。然自顧秋鷇未工南圖誠妄。縱脩遨於好爵絕自惡與虛車。早歲登科𦿆遺嘆其不奋。躁進干祿宣尼戒

㠯實修先生雯人有德言必道古當不㠯世俗之見嗤之矣曾者徹神帖搭未嘗搯意詞章至正始之希聲尤敲推之葅昧比興淡微之指何嘗精討於錙銖譏裴長短之分本末聚疊其文質雖復短詠故是庸音譬之秋蟲應時候過則響息寒雅集霄蜆見則蹟銷會徑意於長篇夫何情於力索比復恩悉屏浮夸壹情古籍學道未授故技已捐乃旖佀褻塵淡蒙舜俗不僧齒身之論使人平地已登天如令枯槁之苗久困鬱陽而得雨也朔有言天下得一人知已可㠯不恨蓋雖宏獎風流之雅其郎刻雕叚朽之資矣乎爰有五言二章用攄舊念外近體古今體十章散文二篇駢文七篇其爲一帙所需先從父學士行略郎

編其旨上塵覩聽祈賜裁畧汝懷不自揣度輒思蒐采舊聞網羅放失亘呂生丁晩近識昧方隅欲振秀於方來必披尋於旣譤刓百秊異俗而南音或猶存其土風片羽可徵則西崑尚堪爲遐想而吾鄉自四庫搜采舊錄之書率多不見或貽譏稗氏萃徵於孫子或久沫音徽無聞其姓字忍使先知之心迹湮付銷沉將毋後死之形骸竟同木石則或竊取先生資江耆舊之意爲長沙文獻之徵焉然而生業覊縻世緣牽率宛陵蠹英之集定自何秊河汾諸老之編竢之異日呂先生爲今世之有心人姑妄言之冀其珍夫篋中之弄增與譽門之愧耳所求先從父學士墓銘觴已面陳茲無贅及情長楮陜不盡區區

與勞辛陔太史書

辛陔太史閣下。自露未已。忽乎堅冰。薄寒初生。念此夜雨。日月云邁。秦君致歎於匆來。良朋幽邈。泉明興嗟於伊阻。感時悵別如何可言。築履清修。定知無恙。子貞得上選於鹿鳴。尚無識於麟枝。且傻綴學之士。知唐宮納龍。不盡時世之粃。蘇季于時。別有揣摩之具。夫一快也。若汝懷者。三驅苐習。合負鹽車。十駕猶遲。甯負豆棧。雖辱承期許。夫不足顧習矣乎。然而外至之榮。可因履飆。內致之行。未能枝數。百季之限。閒閒去其三分。六藝之全。碌碌曾無一得。是則杞天匪異。獨危思於藐躬。蘉維彌珍。輒惰懷於中抱者也。邇者同人名勸[illegible]就辯書院。始召茹連

之選必爲聲采之階且校經之廣塗尤大名之捷徑而蒙有惑焉設陳蓋各夫病肆成非古人之常經發難爲私吾儕之大戒胥撫循遴選落卷僉送廬山故懷會兩與焉未一赴也今不先不後之閒正冒嫌疑之地來非求諠有類將命之童往者不追爲厠設科之列未嘗好爵爾縻之會已爲要津先據之謀則出身之始不已傎乎若夫鴻都列市虎觀談經期大擴於胥閭誠有裨於末學然古人志壹名家率本於專門今人志紛大說乃資於襍俎觀夫孔穿鄭義而不逐邢佀郭疏而已愍非其識力不過胥人正其精神專於一已欲會粹呂衷其是轉依違而失其眞蓋自字書盛而古之形聲失韻書盛而古之部分亂即

近之東古轄而不觀視陳編而若涴者職是故焉固有由也且夫律嚴諷籀試之十七之季義闡權輿迄乎二九之載頁昌鳥蟲蹟古豹鼠問多先詳百物之原乃得六經之恉汝儀幼而失學韓諸彥均滂喜之篇長未知名猶昧樞要濫觴之篇赴尋枝葉詎涉藩籬恐辛勤獺祭只等誚於鈔胥恣肆狼貪轉下儕於傭販是名爲求白璧於秦廷而寶則擲黃金於虛牝矣況乎蘭言絜膳已過古稀耦曰延齡能無內顧弗懷負米之賢乃效絕据之恝是即援有方之誼終鷄解無違之訓也惟是披農先生粲品粹然寸衷仰止會竭誠於修謁未奉教於言提儻訊靡蕪願煩金玉陳希廉 瀚閣遣厲疾未卜存亾雖無一面之雅而讀

書眞僞不可名得故時亦闕懷也獨撫良書無析疑義勤懇拳入荷情懆聊攄伏佇德音式糾迷謬

與王惺原書

奉違道範倏易歲華伏承侍奉淸娛興息無恙奇甚奇甚去歲偏災被之害衆矣蔬菜尤盛亦以禦冬可見天濟人窮而未始非賢侯德政有以致之也方今舊傳未沛農末暫停凡百綢繆正煩經緯萬者竊聞賢侯繇念輿情廣諮荒政仰見仁言利溥虛懷益多小艸憶風靡不欣說是則見內史貢租於以貸而課最當聖汲鄀尉持節以便宜而河南無患爲政風流今在茲矣抑汝懷竊聞之聖人不治已然而治未然君子鑒於已事而圖

後事。掘井九仞以蘇臨渴。何如行汲於重淵。負米百里以救餒飢。未若聚糧於三月。書曰有備無患。子思子曰事豫則立不誠然哉。且吾鄉之大弊而今日之亟圖者有數端焉。與爭旦夕之利則逞其能事。爲計久大之謀則目爲迂儒。迨心腹疾而置股肱。取梁棟材而爲節梲。見兔顧犬。思失意於一餒。得魚忘筌弗遐思於五稔。其可慮一也。乾嘉以後。浮薄轉滋。紈綺行艸野而弗攀。狐貉被丐胥而未燠。豈惟大賓方飫。從飯何必貴獻。乃有高門。入柵郁而行樂一月。鵝周聚茶。肆以騁懷。萬錢大盡下流不返。彌縱佚情。極欲無厭。或生異患。其可慮又一也。一邑之產不外米粟。四方之集倍極珍奇。以百貨之聯易一貨。而一貨竭。

以四方之好拔一方而一方困故今雖屢豐無歉靡風日朔而
入比閭而窺陳粟雀苦望得登高墟以望爨煙人嗷盈室無計
為有虛而為盈一歲不登萬家待斃其可慮又一也富者各自
為計絕無任卹之患貧者相與為姦盜入隋游之內本業既輟
衰行乃興是故保甲本以弭盜而不能安有業之民即何以懲
無業之民學校本以育才而無以為養廉之計即轉而為寡廉
之計其可慮又一也然而可慮者四而補救者豈一而已矣開其
源焉節其流焉是也今夫收穫戾於樂歲聚之可以指囷窮虎
蹟於曠原培之即以成幄奇零收諸百室而濟困有方經營計
以十年而取材無盡不誠為能鑒於龍子治地之方而善取諸

禦寇盜天之說哉。又況省百社賽神之費，足賑饑告之民，謝一家禱佛之資（鄉閒好佞佛事祈其福，稍蓄者費在百金以外），奚啻中人之產。故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其力行何如耳。吾儕辱屈賢侯，因依德宇，大叟竟允其僧寇又老與慰於送劉，遂使幷州躍馬，重返舊侯，渤海驅牛，式瞻新政。而汝懷軀鳥依林，徵蟲感候，大不自揆，檮昧思獻芻蕘，謹以肌言，先呈明鑒，祈與石泉仁兄加裁而轉獻之。儻得有所采擇，則當以節流保甲諸篇繼之，而茲不具也。

王望初墓碣

君諱士元，字望初，姓王氏。祖諱中泰，頗饒於貲，林亭之勝甲乎邑里，儕伎之娛傲及仙佛。父蘭園君諱之林，忠信聞於十室，雍

穆敦於一門。娶於我從姑擧丈夫子者八。君其季也。君甫成童而值陶白之就衰。遭𨓻游之中落。后家障錦化秋煙而欲飛。江氏壁錢隨逝波㠯俱盡。乃刻志就傅。鞭心受經。與汝懷同研席者凡三易寒暑。屋粱把卷。候月而升。鐙藥伴吟。間雜不輟。汝懷每慨而勵焉。既而施帳於扶風。又繼而懸壺於吳市。不得已焉非其志也。君生於紈綺。克謙孳篤。長於藜藿。不厭淡泊。儲無儋后何妨乎晏如。菽有餘甑。相忘於屢空。賦性儕靜。而絕穎散雖章句之學。未及卒業。而吐屬清遠。颿中理解。嘗言方書自宋㠯還。卽不足觀覽。又嘗欲輯其心得而獲效者若干。箸於錄㠯病弗克遂。蟫空倉字。無復蹟存。豹不留皮。詎知文蔚。初君館於某

家吕督課過勞得咯血疾。嗣治醫夫殫恖渺慮。竆微造幽。鄭灼毋吕鎮心司馬於焉病肺。況復晏尻近市。不免囂塵。馮鋏空彈長悲身世。勞薪佐爨。未焚而已摧。幾膏就然。一熒而遂竭。嗚呼哀哉。君生於嘉慶某季月日。卒於道光某季月日。遷葬蘭園君於某所。而君坿焉。從遺囑也。吕子坿又不嫌非古。事死如生。尤徵不爽。君配孫孺人賢淑。而毅。始君疾劇。孺人思不測。藏刃吕待君。覺吕姑老子幼諭止之。又侍疾數季。至是後君五閱月而卒。遺孤男二女一。嗚呼。艸已拔心。絲鶻續命。義展偕老。待私諡吕闔棺。情不獨生。其斜衾而入殮。夫可謂屈明風毅而振懦頑者矣。僕與君戚。則蘇程誼尤班尹。感甫皮之瓜。心常軫結。念

西礬之葛淚輒泉流。恩夫陵谷互易塗術或湮。泐此貞珉納諸幽宅。庶幾清暉潛處長自接於青蠅。礬表歸來永無迷於元鶴。

叔母周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周氏太學生諱照縣女今黔陽學博系湘姑也。湘水礬宗汝南名媛。散朗標於林下婉娩著其清芬。年若干歸我從叔芳澤公。時叔已早失怙恃。痛姑嫜之不逮。憐娣姒之相依。禮嚴冢婦事每咨而後行。譽洽宗親人有言而無閒。蓋廿有餘年愉愉焉肅肅焉如一日也。芳澤公克承遺緒不求聞達等仲長之樂志慕龐公之隱居。室非素封家且中落。孺人服御悉屏井臼親操。少君提甕方此勤劬。梁山負畚同其朗識。洎乎年已就衰

子婦林去而中饋烹飪紉箴補綴猶必躬親焉若乃衣裳污澣
饌漱葷羶白鹽赤米是爨門之舊風布被袾裳悉當年之奩具
藙膏五夜礱機與蠶絲分光織綮一端幼子與僮孫共爨然而
潔巵致高對薦延賓咸中豐裔之宴不且有無爲解斗筲足算
里媼待之娛火尺布可縫鄰僮因而納屨又所謂施而不奢儉
而不吝者矣孺人性溫靜嫻書史除操作外手常一編足不踰
閾傍舍之女罕聞其笑嚚周親之家希接其音容精於女工每
壓綫輒妙軼儕輩又嘗鏤刻爲蓺鳥器玩見者歎絕蘭陵綵繡
藥師如現靈芸裁製鍼神允傳又性好修飾平居所御服物靡
不整潔道鬬纈之頃知爲天中令節猶起坐而泛蒲觴盥櫛而

罄艾虎是則彌留之際愈見神明之不衰縣惙之餘言徵動靜之有法匪風遽侵慈雲不駐嗚呼哀哉已遵光十三年五月五日卒於內寢距生乾隆戊子六月七日享壽六十有六子二長世采邵棠生亥世柄女一男孫六女孫三已其年八月某日祔葬於芳澤公墳田之塋禮也汝懷四齡入塾與叔比屋居僮卝之嬉厭從七九之期靡閒頗得孺人憐至弱冠始暫他適嗚呼猶憶東遊鵝追竹馬之戲冉冉西頹誰佐銅盤之饋乃抆淚而爲銘曰

淸閒貞靜守節終齊母於婦德嫻自及笄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惟母克繼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母於婦容咸正罔缺

專心紡織不好戲笑是謂婦功母褒姆教四行備兮操有擬歸淸門兮依淑人義方訓兮子有成奄不待兮歸無垠咸流涕兮期功親鐫茲元石兮護千秊之幽扃

劉夫人楊氏墓誌銘

夫人長沙楊氏父某稟惪不耀厭世早淪見鯤未升自具關西之望維蛇有兆乃誕中閨之傑夫人生而淵惠長益慈明嬋娟替月之姿婉嬿蘋蘩之格金環弗納奄有孝妻之則玉映彌淸不待濟尼而識秊二十餘歸同縣攝督衙劉鎮御某時則初修婦順不逮姑恩遂會性之諳於祖姑勤䕶門之侍於君舅是善事我臧獲習聞此言人無閒然戢御韋持異議井臼既理書算

兼操。庋務總而有條。先費茲其。俾蠲然。於施予留無憾情。振鴻
澤之哀鳴。助虹梁之長亙。外有諸者。內實贊之。亶能愔福耆生
捐嗜戒殺。膳無雙雞之奉。不侈家庖。俎有特豚之歸。惟資市脯。
不逐於習俗。又持其流失焉。先是清門中落。僅得單傳。淑媛巨
歸。猶稽一索。夫人計圖廣嗣。頻納如姬。自協斯籛之宜。無藉倉
庚之癖。求之恆俗。尠此賢明。既而連舉二男。相距三歲。長某。次
某。高林碩果。不必側生。廣淵清泉。自然正出。積薪之所。亦足多
已。明瞯易虧。儽葩鶴駐。當仲子之初生。適匍門之久出。三衢旋
節。是總戎行。千里音書。尊庀家政。遂使理盧疏衛。忽成春月之
娥。耶壯攻中。竟娟飄風之質。已同治三年二月日。終於內寢。晉

秋二十有幾五季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禮也。象服是宜爰顯宏農之望。彤管有煒允副中壘之傳。銘曰

白玉還環紅休紀略。遼原渾淪遠光焯爍。合姓孔嘉同心永託。東方千騎郭尻上頭南國一人誰昭中洲。天佀員匹人稱翠儔。莪莪僾軒輝輝翟服。頌椒增韻紉蘭散馥既備箴辭宜膺繁福。鵩來止舍蝨行背牀。珠離浦暗琴在音亡。鴛儔含愴鸞妾同傷。華屋暫居崇岡長寄。厚扃失晨清暉永閟。陵谷無遂芬芳不墜。

湯貿吾先生姬人何氏狥節狀

善化湯君蟠姬人何氏小字拳僊荆州公安縣人也。鼻平叔之遼原產孱陵之故壤。生而宛豔是謂娥嬿。擷芝之華於淨土不藉

靈根苕遭棄於陳泥無妨秀植無父何怙有母尸饔母歿遂育於姨江氏未幾江又歿時則陽侯肆威婺女失職三版不浸萬竈俱沈羣鱗湧於元淵哀鴻集於中澤姬乃浮蓼逐浪脫絮飄空捐膏沐於飛蓬聯影形於斷梗因依族父轉徙澧州九歲得生十季乃字孟女高義偃蹇而遇賃舂郴婢危言忼慨而辭賣絹最後乃歸湯君紅絲一牽白首永託蓋姬季方十七也先是湯君適客州中爰娶側室遂遺幼子女各一紅蓮幀冷紫玉香銷看遺絓而生悽觸嘅瞀其何忍忽欲重牽蠶繭再續鸞膠恐稀棄之性姝戛蘆蓼之裏重於心伊戚忽百姬賢明珠十斛曰爰來玉鏡一枝而放下至則奉匜惟謹織絮能工方少君提甕之

勤效冀妻舉案之義。柔嘉被乎婢嫗。無間人言。慈惠及於孩嬰。有如己出。於是誦莊秋水。氶侍金閨。過嶺朝雲。長依玉局。湯君跌宕文史。婆娑書記。攬卷而銷魯酒。倚醉而把吳鉤。姬問旦夏衣延宵壓綫。尊彝禮麗摘豔而助吟情。秋月淒清。拾慧忽進夙悟。既而遄辭澧浦。載返星沙。尋故地於維桑。佁上賓於時。梟還家休沐。鑪夕爇而同薰。薄晚攜持。竹天寒而並倚。入季同寢。一念知歸。無何湯君食瓜而病。就木有期。同腹疾於河魚。兆凶占於禽鵩。姬嘔心入藥。据手調羹。巾積淚而成穴。帶減圍而束筍。迨至呼天莫應。搶地無從。凡絕粒者九日。既聞湯君葬有期。忌起引環自經。弗支而仆。家人驚視則气已絕。時丙午八月三日

也。三號不復。先離倩女之魂。一命已摽。竟佔綠珠之痾。哀哉。姬歿之前夕。乞所親書節烈二字。詳味久之。既而曰吾未有生子鵝乎為守矣。比殯檢其衣帶間。獨烈字存焉。是則殺身成仁。既方賁育之勇。貪生敢喪。復有熊魚之別。其識彌高而其心彌苦矣。湯君冢嗣守中奉其柩祔於湯君之塋。禮也。汝懷不及識湯君而辱與喆弟浯菴翁善。屬來會垣。遭其凶閔。聆韓娥之哭。行路動容。逃荀女之慼。聞者墮淚。浯菴鴒原慟甚。馬鬣親成。思奇節之不彰。悼貞靈於靡託。夫青燐五夜。回風蕩已鶼澌碧血千秊。土蘀蕤而不閟。直昭天壤。詎託言辭。嗚呼。山頭化石。鵑回不轉之心。金字留香。尚有如生之气。粗陳梗概。式佇輶軒。謹狀。

悼耕牛文 有敘

家畜耕牛服田廿八育犢四五子孳母瘏齒加長矣今年丙午秋陽縱驕潦水盡涸中田龜坼舊井禽臼田無不治用牛力者數畝而已然且謹厥牢闌豐其芻菽陌南陌北覘遊牧之方三蜀三時守齊民之術曰以藉爾力以代人則與羣獸異等貢其勞而得食宜與八蜡同功且牛孕已彌厥月也十月廿有四日帶曦而出薄暝不歸蹟諸西鄰則僵於山磵中其上壁太數仞蓋牛從坦夷處入山窺人籓籬逐之者網三面張故鋌而走險也猶戴肢體雖折喘息可延具艸飼之已不能食一夜遂斃案晉書稱郭舒嘗有人盜殺其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

百餘肉可共啖之。又廣州先賢傳羅威有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刈芻著牛家門中。牛主後覺相約檢犢。不敢復侵威田。夫舒之寬恕固所當師。而威之長厚尤爲可法。全一蔬之生機致网牛於死地。世風不古鄉俗之澆抑至此乎。本無蹊田之罪而罰甚奪牛。聊從名谷之愚。或事同失馬。然而牛冤終不可抑也。乃爲文悼之。其辭曰。

維爾之生。載角歧蹏。同皁並騏。牖藩姝羝。葭霜覆軌。杳雨露犁。耕煙艸陌。喘月桑畦。播厥百穀。惠我羣黎。我夫下農。先喔久服。惟賴秋成。頻占歲飄。賁爾夔號。實余枵腹。既叱烏犍。夫牽黃犢。畬閭賣劍。今還易書。冉季鬻犢召其值市大興書一部牖牆成字。叩角慚儒。我

爲爾妝爾如我奴十載服勞一朝遘閔衆如虎逐驚同鹿羣失勢一落含孕雙媜推詧厥由倉卒二本損人囊髮報爾讎粉哀爾嫵知嘻人其忍牛宮已寂牛衣尙溫室臏殘骨原杳歸魂出戶太息淡衢主恩人禽雖殊同此生气之生致效見大於細聊用寫懷爰吕諷世

[illegible]堂別集卷二終

男式常校梓